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碩士論文

俄羅斯社群媒體發展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Social Media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指導教授：林永芳 博士

研究生：苗迦南 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DOI:10.6814/NCCU202200490

謝辭

在寫論文的路上有許多的貴人相助，才得以完成此篇論文。在完成論文的同時，代表著碩士生涯告一段落，即將邁入人生下一個階段。

此篇論文的完成，最要感謝的就是林永芳老師，在寫論文的時候總能給我許多寶貴的意見。在寫論文遇到挫折時也不時給我鼓勵，關心身心情緒，讓人倍感溫暖。

謝謝口委邱瑞惠老師和陳美芬老師，在口試時透過許多問題讓我看到論文的不足和缺點，才得以讓論文更為完整。謝謝所有所上的同學和老師，讓我在每堂課上都受益良多。

謝謝所辦的鈺茹學姊和毓莊學姊，在行政流程和學位考試、口試時能耐心提醒我，解決我的疑難雜症，讓我在行政流程上能順暢無阻。

最後感謝老公 Gavin 一肩扛起家庭的重責大任，讓我能無後顧之憂完成我的論文與學業，成為我最大的精神支柱。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摘要

網際網路的發展和社群媒體的出現，改變了使用者的使用習慣，成了最有效率的資訊傳播方式之一。社群媒體用途之廣泛，因其具有快速傳播的功能，除供一般用戶交換意見、結識友人外，亦有許多政府部門和政治人物透過平台發表政令或政治理念，藉此引起大眾的關注，此舉為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在歷史上，許多轟動全球的社會運動，其幕後功臣為社群媒體。此現象引起了國際的關注和警戒，藉此許多國家開始針對網路消息和社群媒體頒佈法令和加強管制手段。

在俄羅斯，與當局理念相左的反對派人士令政府難以忽視，因此加強社群媒體和網路管制力度成為削弱其勢力的方式之一。同時俄羅斯也常被認定為媒體操控大國，透過建立專屬管理機構和政府官員管理，特定內容、言論將被政府禁止，在現今俄羅斯的社會中成為常態。然網際網路技術日新月異、新型態的社群媒體出現，加上 2022 年 2 月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軍事衝突，都讓俄羅斯社群媒體的發展帶來更多的變數。本研究透過分析現今法律和管制手段，觀察俄羅斯當前受歡迎的社群平台的使用情形，藉此了解目前俄羅斯社群媒體發展現況，並為此次研究提出研究建議，供日後研究者持續追蹤和探究。

關鍵字：社群媒體、主權網路法、VK、Telegram、俄烏戰爭

DOI:10.6814/NCCU202200490

Abstract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media has changed users' habits an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efficient ways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Social media is widely used due to its ability to rapidly spread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o general users exchanging opinions and social functions, man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political figures publish their governmental decrees or spread ideas through various social platforms to draw public attention, greatly increas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social media has been behind many social movements that have rocked the world. This phenomenon has also elicit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alarm. Many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issue laws and tighten online information and social media controls.

In Russia, the government has found it difficult to ignore opponents of the government regime's ideologies, which has exacerbated the government's increased control over social media and the Internet to weaken the power of political opponents. At the same time, in Russia, the state has often been perceived as a key actor in the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 It has become the norm in today's Russian society that certain content and speech will be banned by the government by establishing a dedicated regulatory body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However, with the rapid advances in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emergence of new forms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outbreak of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in February 2022 have created additional uncertain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OI:10.6814/NCCU202200490

Russian social medi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urrent legal and regulatory approaches to observing the use of popula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Russia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social media development in Russia and propose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ers to follow up and explore.

Keywords: Social Media, Sovereign Runet Law, VK, Telegram, Russian-Ukrainian War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目錄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文獻回顧.....4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13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15

第五節　章節安排.....17

第二章　俄羅斯政府對社群媒體的管控.....19

第一節　俄羅斯媒體自由度評比.....19

第二節　俄羅斯社群媒體的法令規範.....26

第三節　官方針對社群媒體的管控案例.....32

第四節　小結.....39

第三章　俄羅斯社群媒體現況.....41

第一節　俄羅斯社群媒體的興起.....41

第二節　俄羅斯主要的社群媒體.....46

第三節　俄羅斯社群媒體使用情形與流行趨勢.....51

第四節　小結.....58

第四章　俄羅斯本土社群媒體—以 VK 和 Telegram 為例.....60

第一節　VK 和 Telegram 的發展沿革.....60

第二節　VK 和 Telegram 的使用情形.....68

第三節　VK 和 Telegram 的使用限制.....74

第四節　小結.....79

第五章　結論.....81

參考資料.....85

DOI:10.6814/NCCU202200490

表目錄

表 2-1 自由之家評分表——使用障礙 21

表 2-2 自由之家評分表——內容限制 22

表 2-3 自由之家評分表——侵犯用戶權利 23

表 2-4 不受歡迎組織名單 33

表 3-1 俄羅斯最穩定運作 VPN 評比 56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圖目錄

圖 3-1 俄羅斯最常使用社群媒體平台 47

圖 3-2 2021 年俄羅斯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 50

圖 4-1 VK 發展沿革 61

圖 4-2 VK 官網功能介面 63

圖 4-3 Telegram 發展沿革 66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和網路的蓬勃發展，帶動了新的人際關係、交流和互動。社群媒體的出現，改變了過去人們從書報、電視或雜誌等傳統媒體獲取消息和新知的習慣。社群媒體亦提供了傳達資訊者和接收資訊者可以互相交流溝通的平台，使雙方更快速的獲取消息和表達意見。在俄羅斯的社群媒體除了廣為人知的臉書（Facebook，簡稱 FB）、Instagram、Twitter、YouTube 外，亦有本土的 VK（В Контакте）、OK（Одноклассник）等社群媒體。在 2019 年 Linkfluence 的報告指出：俄羅斯使用社群媒體的用戶被視為是世上最活躍的族群。[1]同年統計顯示俄羅斯的活躍社群媒體用戶高達了 7000 萬人。[2]從上列數據可知，俄羅斯的社群媒體正蓬勃發展並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和潛力。

社群媒體不僅是人與人交流的平台，更是企業、公司甚至政府部門用以傳達理念、政見與政治觀點的管道。因其便利性和即時性，所帶來的影響在現今的社會中也令政府無法忽視。2010 年中東北非等阿拉伯地區社群媒體發起的茉莉花革命，使俄羅斯政府感到緊張，進而針對俄羅斯最大的社群媒體 VK 和其他反對派之專頁進行了封鎖、刪除或清查等動作，並在 2014 年將 VK 收歸國有。[3]從此不難看出，俄羅斯以操控社群媒體之手段來達到控管和左右民心的目的。牛津大學網路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發現，自 2017 年起，有至少 70 個國家有組織性地操弄社群媒體，俄羅斯亦在其中。[4]

---

[1] Nico Prins, "An Analysis of the Russian Social Media Landscape in 2019," Linkfluence, 2019, https://www.linkfluence.com/blog/russian-social-media-landscape (accessed January, 8, 2020).
[2] Ibid.
[3] 裴凡強、唐宏安，2018，《這不是你以為的俄羅斯》，台北市：悅之文化。
[4] Samantha Bradshaw and Philip N. Howard, "Use of Social Media to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Now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一個有效且強大的傳媒體系被視為是一國「軟實力」的重要表徵之一。不論社群媒體或傳統媒體，國際傳播被認為是一種「軟實力」來源，目的除了傳遞訊息外，更重要的是在國際上爭取利益、創造合作機會。[5]俄羅斯官方欲掌握社群媒體以穩固地位和掌握與他國競爭的能力，因其傳播快速、操作方便和成本低廉等特性將消息快速發布，引起各國關注和戒備。

綜觀上述，社群媒體在現今的社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小至個人大至國際關係，靠著一個平台就可能影響整個政權或國家。從上可知俄羅斯社群媒體用戶龐大，以及政府對於各大網路平台的操作手段和關切程度，都將帶來深遠的影響。現今的執政者 Vladimir Putin 更加強了管控各種媒體，在社群媒體上也做出了一些控制手段和因應方式，本文將針對俄羅斯民眾經常使用的社群媒體 VK 和 Telegram 作為討論個案，並探討以下問題：

1. 俄羅斯社群媒體演進與發展為何？
2. 俄羅斯政府面對新興的社群媒體如何管理？其相關的法律政策和執政當局針對社群媒體的管控為何？
3. 俄羅斯最為知名的社群媒體 VK 及 Telegram 對俄羅斯社會和政策、法律影響為何？

本文認為社群媒體的出現將對全球帶來深遠的影響，俄羅斯也不例外。現今俄羅斯的一舉一動都引起世界強國的關注，進而吸引筆者欲深入探討俄羅斯

a Global Problem, Says New Report," 2019, https://www.oii.ox.ac.uk/news/releases/use-of-social-media-to-manipulate-public-opinion-now-a-global-problem-says-new-report/ (accessed January, 8, 2020).

[5] 李可寶，2019，〈從「今日俄羅斯」看俄羅斯媒體國際傳播策略〉，《學術交流》，305（8）：177-186。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社群媒體的發展。除了解社群媒體對國家的影響外，其發展演進歷程也是筆者探究的一重要環節。透過此篇論文的研究成果，希冀能在日後對社群媒體研究有所貢獻。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俄羅斯社群媒體發展為筆者的主要探討的個案和方向。因此在本節文獻探討中，將對社群媒體的名詞解釋和概念作說明。並將社群媒體發展的技術、操作、政治傳播及關於俄羅斯社群媒體發展相關文獻做出討論。

一、社群媒體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的出現，在 Andreas M. Kaplan 和 Michael Haenlein 的文章中，提到在 1979 年由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 Tom Truscott 和 Jim Ellis 創建了 Usenet 討論系統，並在其平台上發布消息。1998 年 Susan Abelson 建立了早期的社交網路 Open Diary，聚集線上作者，進而自成一個網路社區。隨著網路越來越普及，MySpace 和 Facebook 分別在 2003 年和 2004 年問世，進而誕生了「社群媒體」一詞。[6]社群媒體建立在 Web2.0 上，Web2.0 是一個不再由個人創立、發布，而是由多個創建者修改和協作的平台。[7]

二、社交網絡服務

社群媒體常和社交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s，簡稱 SNS）放在一起談論。與社群媒體相似，社交網絡服務（SNS）是一種在線工具，用於和擁有共同興趣、背景或真實關係的其他人建立關係。SNS 用戶使用個人資料、照片等創立個人檔案，並與他人的檔案建立關係。SNS 用戶們透過共享、電子郵件、即時消息傳遞和評論來發展關係。社交網絡服務被稱為「社交網站」或

[6] Andreas M. Kaplan and Michael Haenlein, “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 *Business Horizons* 53, no. 1 (2010): pp. 59-68, https://doi.org/10.1016/j.bushor.2009.09.003.
[7] Ibid.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社交媒體」。[8]兩者間的差異在於社群媒體多為用戶分享個人訊息，社交網路服務許多時候是建立和維護商業關係。[9]

Danah M. Boyd 和 Nicole B. Ellison 將 SNS 定義為：

在有界限的系統內建構公開或半公開的檔案；明確列出用戶與其他用戶共享的列表；可查看和瀏覽用戶列表與其他用戶間的連接。[10]社群媒體開放的特性，使用者在平台上可與其指定的對象來分享資訊，平台上亦可直接檢視用戶之間的連結，讓人與人之間互通有無，進一步尋找相同理念和志同道合的人士。

Josef Kolbitsch 和 Hermann Maurer 將 SNS 界定為：提供網友一個空間，可彼此互換訊息和聊天。在初次使用時，須提供姓名、出生日和照片等基本資料供其他網友查閱。在多數的 SNS 中，用戶不僅可以查看朋友，亦可查詢朋友的朋友，因此平台上的每一用戶都至少可連接其他一位使用者。[11]

一般談到的社群媒體是建立在 Web2.0 之上，Web 1.0 網路應用偏向單向訊息傳遞，Web 2.0 的特質則是更高度的分權、多元互動、由下而上、使用者中心的網路科技應用。[12]不論社群媒體或 Web 2.0 已和過去 Web 1.0 截然不同，其廣

[8] Will Kenton,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NS Definition," Investopedia, 2019,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s/social-networking-service-sns.asp (accessed January, 8, 2020).
[9] Pete Schauer, "5 Biggest Differences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ing," Social Media Today, 2015, https://www.socialmediatoday.com/social-business/peteschauer/2015-06-28/5-biggest-differences-between-social-media-and-social (accessed May, 21, 2022)
[10] Danah M. Boyd and Nicole B. Ellison, "Social Network Sites: Definition, History, an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 no. 1 (2007): pp. 210-230,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2007.00393.x.
[11] Josef Kolbitsch and Hermann Maur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b: How Emerging Communities Shape the Information We Consume," *Universal Computer Science* 12, no. 2 (2006): pp. 187-213.
[12] 潘競恆，2013，〈政府運用 Web 2.0 社群媒體行銷的新思維與策略〉電子治理研究中心研究計畫，計畫編號：RDEC-RES-101002，臺北：電子治理研究中心。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大的影響力可見一斑。不論社會生活、政治制度結構、政治治理，都可透過符合 Web 2.0 的媒體來表現。

三、社群媒體與政治

Joshua A. Tucker 文章中認為，社群媒體的技術尚年輕，卻已在眾多的抗議活動和美國總統大選中擔任了關鍵的角色。[13]社群媒體成了強大的政治工具，成為人們獲得主要訊息的管道。在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後，民主國家領導人也呼籲對社群媒體進行更大規模的「監管」，這裡呼應了促進審查制度和「公共意見指導」的威權主義言論。[14]

在不自由國家中，封鎖網際網路被視為是種標準做法。有時政府會透過斷網、節流等方式，進而成為新的大規模審查工具。[15]以上做法無疑是讓政府致力於將網際網路基礎建設納入直接管轄下，使網際網路成為戒備森嚴的國家網路。隨著網路愈發放大發言權利，獨裁控制者也將竭盡所能控制它。[16]

許多用戶透過社群網路對政治或社會議題表達意見，快速連結相同理念人士藉由發起活動表達訴求。俄羅斯在近幾年也發起了多起社會運動，Putin 也深知網路有重大影響力，隨之管理力度和強度相較以往都增強了許多。當局透過不斷修訂法律、打壓異議分子等方式以防領導者的權威動搖。[17]

四、俄羅斯的社群媒體

---

[13] Joshua A. Tucker et al., “From Liberation to Turmoil: Social Media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28, no. 4 (2017): pp. 46-59, https://doi.org/10.1353/jod.2017.0064.
[14] Ibid.
[15] P. W. Singer and Emerson T. Brooking. 2019，《讚爭》，林淑鈴譯，台北市：任性。
[16] 同上註。
[17] 邱瑞惠，2019，〈從立法規範探討俄羅斯社群媒體的管控〉，《傳播管理學刊》，20（1）：1-20。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符合以上社群媒體的代表為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及 YouTube 等即時發布消息、圖片等訊息之平台。在俄羅斯常用的社群媒體為 VK、OK 和 LiveJournal 等主要的平台。以 VK 而言，擁有語音、視訊通話和發文等功能。甚至結合了 VK Pay（支付系統）等多樣化的功能。在 2018 年到 2019 年的統計中，每個月都有 9700 萬個活躍用戶。[18]透過推出多元的功能，讓社群媒體不僅是交朋友、傳遞心情等管道，結合通話及支付，讓 VK 坐穩了俄羅斯第一社群媒體的位置。

社群媒體流行，成為不可小覷的力量。現在有許多國家資助的媒體，紛紛在社群媒體平台上設立官方帳號，作為與外國公眾直接溝通的管道，促進各種外交政策目的的手段之一。[19]筆者認為不可忽略的另一部分為今日俄羅斯（簡稱 RT）的 YouTube 官方帳號，主要宣傳的目標為非英語系國家，並著重於俄羅斯歷史，以吸引世界各地區的聽眾。眾多的社群媒體，幾乎都可以見到政府的影子在內，無一不宣傳政府、宣揚國力和尋找世界各方聽眾，試圖與歐美和其他強權抗衡，提供俄羅斯觀點，形成另一媒體新勢力。

除了現今流行的社群媒體，筆者也須探討俄羅斯的社群媒體在國際上所佔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其中在 2011 年的反政府抗議活動之後，俄羅斯政府對社交媒體的態度似乎變得更為嚴謹。抗議活動和社群媒體的使用，使得俄羅斯政府大幅增加對網際網路的控制。[20]在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時，俄羅斯更被美國政府指控干預美國選舉結果，利用社群媒體平台製造許多富爭議性的議題。[21]

---

[18] VK 官方網站, https://vk.com/about (accessed January, 8, 2020).
[19] Robert W. Orttung and Elizabeth Nelson, "Russia Today's Strategy and Effectiveness on YouTube," *Post-Soviet Affairs* 35, no. 2 (2018): pp. 77-92, https://doi.org/10.1080/1060586x.2018.1531650.
[20] Todd C. Helmus et al., *Russian Social Media Influence: Understanding Russian Propaganda in Eastern Europe* (Santa Monica, 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8)., pp1-2.
[21] Tom McCarthy, "How Russia Used Social Media to Divide Americans," The Guardian,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oct/14/russia-us-politics-social-media-facebook (accessed May, 5, 2020).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由上可知，俄羅斯的勢力已滲透國家選舉，並對世界強國帶來安全的疑慮和威脅，使資安人員及平台使用者備感壓力。

雖在俄羅斯，社群媒體是政府對言論和民意管制的方法之一，但其便利性和易於使用等特性，讓民眾可以更近一步了解和參與政治。俄羅斯著名的部落客 Marina Litvinovich 認為「過去人們必須參加一個政黨才能參與政治，現在看來沒有必要。」[22]社群媒體讓人對政治不再遙不可及，也更加容易找到志同道合和理念相近的族群，便利交流和交換個人及使用者的意見。當今俄羅斯的社群媒體使用者不減反增，增加了人與人交流和傳播訊息的機會。

國內學者彭懷恩的著作《媒介政治－當代政治傳播》裡，針對社群媒體深入「新媒體與政治」一章中，對新媒介類型有逐一的介紹。而本文探討的社群媒體則是被歸類在集體參與的媒介中，牽涉到資訊、觀念、經驗與發展活動等運用。[23]

在威權國家中，因網路具有強大的凝聚、動員力量，反對派的聲音往往是政府的眼中釘。以 Putin 為例，除了控制傳統媒體，對於網路媒體也會派員刪除不利言論。

彭懷恩認為，公共外交的核心，是思想及資訊跨越國界的流通。[24]筆者認為此一概念可和前面所提到的 RT 頻道成立理念相呼應，RT 企圖拉攏非英語系國家，進而宣傳國家理念而在影音平台上建立頻道。筆者認為俄羅斯社群媒體

[22] Josh Machleder and Gregory Asmolov, “Social Change and the Russian Network Society,” Internews, 2011, https://www.internews.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Internews_Research_RussiaNetworkSociety1.pdf (accessed April, 7,2020).
[23] 彭懷恩，2015，《媒介政治－當代政治傳播》，新北市：風雲論壇。
[24] 同上註。

DOI:10.6814/NCCU202200490

除了在宣揚國力上不留餘力外，更是影響輿論、外交政策等，在國際交流中，當局確保國際地位不容他國質疑。

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網際網路成為另一新攻防戰場，威權國家的政府無一不絞盡腦汁控制人民思想達到穩定政局目的。雖說如此，社群媒體和部落格等平台，仍有許多不畏強權和見義勇為者願意站出發聲。另外，其快速、低廉成本等特性，更容易比傳統媒體早一步發出消息，成為不論是威權國家或是民主國家，政府在管理媒體和維護國家形象的新挑戰。從書中可知，國際政治傳播的主體若為國家或政府時，多被認定為是有意傳播。俄羅斯在國際傳播中，符合學者 Craig A. Smith 對政治傳播的定義：透過談判協商過程，政治與傳播是人類生活最基本的活動，前者涉及到權威性的價值分配，後者關係到符號與訊息的交換。[25]

學者邱瑞惠在《俄羅斯傳播體系：變遷與發展》一書中，針對網路媒體的發展和使用、及政府所對應的法律規章有詳細的介紹。在網路使用越來越頻繁的情況下，網路部落格發展得又快又急。以知名部落格 LiveJournal 來說，就有超過 470 萬的俄羅斯用戶，是非英語系國家中，使用人數最多的國家。[26]俄羅斯早在多年前的研究中，已成社群媒體的使用大國，其深遠的影響和操縱能力讓許多國家戒慎恐懼。針對國家安全的問題沿用了冷戰時代的思想和觀念，避免受到外國文化的侵略影響國家向心力。[27]

網際網路早在 1980 年代已被討論，網路具有的快速交換特性引起了新聞業關注。網路部落格相較於傳統媒體更容易被注意。部落格除了日誌外，還有照

[25] Craig Allen. Smith and Kathy B. Smith, *The White House Speaks: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s Persuasion*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1994).
[26] 邱瑞惠，2009，《俄羅斯傳播體系：變遷與發展》，台北縣：風雲論壇，頁 167-192。
[27] 同上註。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片、影片等形式發表。而記者在俄羅斯的部落格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許多志同道合和積極的一群人意見交流並互加好友。除上所述，公眾人物的部落格是吸引最多人注意的族群，若是內容不夠有趣、吸引人的話，將會被其他網友刪除好友。許多的媒體從業人員因此更加花心思經營自己的部落格和網路平台，成了專業意見交換的重要管道。

在俄羅斯憲法中，雖然保障了使用者的私人生活及通訊保密等基本人權，但作為一個威權國家，人們無法在網路上暢所欲言，網路供應商所有資訊都需和聯邦安全局連線，聯邦安全局從中擷取資料，若不配合的廠商將祭出強制斷線或資金凍結的懲處。Putin 在 2000 年時簽署了「安全資訊原則」，此項原則中便提及擴大政府在網際網路上的控制。「安全資訊原則」以國家安全為名，行控制民意之實，宣揚國威、控制思想的野心表露無遺。

對筆者而言，網路部落格可說是社群媒體的前身，與本文聚焦的社群媒體有密切關係。隨著時間演進，法律層面更新和平台的更迭等原因，筆者想藉此機會重新詮釋社群媒體的發展，並參考書中提到的法律和俄羅斯觀點，以利接下來的研究。在爬梳相關的報導和定義社群媒體時，不難發現俄羅斯的社群媒體潛力和其在國際上為何越來越受到高度重視。[28]筆者認為俄羅斯常被其他歐美強權視為敵人並加以防範的理由，是因假新聞的出現和俄羅斯試圖干擾他國事務以穩固自身國家利益等自我防衛行為。[29]透過快速且低成本的網路，擴張執政當局的勢力，剷除異己及拉攏周圍國家找尋合作目標，成為威權國家新戰略。

[28] Nic Newman, "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18," Reuters Institute, 2018,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our-research/journalism-media-and-technology-trends-and-predictions-2018 (accessed March, 12, 2021).
[29] Ibid.

DOI:10.6814/NCCU202200490

近幾年俄羅斯的社群媒體發展和鄰近的中國也有密切的關係。據 CNN 製作人 James Griffiths 的著作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中，對俄羅斯媒體也有所著墨和探討，並探究極權國家如何對外宣揚國威和控制、審查言論。2013 年 12 月普丁透過頒布命令，加快了《今日俄羅斯》建立 YouTube 頻道的速度。《今日俄羅斯》的任務為提供海外閱聽人關於俄羅斯國政和社會，對外的政宣手法不遜於其他極權國家。[30]

Putin 第三次就任總統典禮時遭抗議侵擾，為了抵制網路犯罪、保護網路內容品質，幕僚 Konstantin Malofeev 成立了「安全網路聯盟」，結合了俄羅斯和中國的網路菁英，兩國皆以維護國家安全之名，行取用外國公司的資料之實。俄羅斯及中國早已抱怨美國掌握關鍵網路基礎設施多時，並在聯合國等處尋求他處攜手。安全網路聯盟認為中國的審查機制是杜絕惡意流量最好解方。

在 2015 年，中俄簽訂了「不侵略」協定，協議不侵入對方，並促進網路主權。效力不止國家方面的支持，更得到了企業的響應。俄羅斯積極建立一道新的防火牆，並將其主權交由克林姆林宮。俄羅斯的網路曾經歷了短暫的自由開放，在中國的推波助瀾下，又走回了極權國家的路線。

2006 年 VK 問世，無所不用其極地模仿 Facebook。VK 提供用戶尋找和分享版權物竄紅，與中國百度提供下載非法媒體檔有著異曲同工之妙。[31]VK 的崛起，讓 Facebook 在俄羅斯的發展並不順風順水。James Griffiths 認為中國早先建立了防火長城，審查機構依附政府，並沒有其他外國網站進駐競爭的機會。反觀俄羅斯，原是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百家爭鳴，隨著中國和俄羅斯共同協議，進而走向政府鐵腕控制的政策。

[30] James Griffiths 著，2020 年，《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李屹譯，台北市：游擊文化。
[31] 同上註。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筆者認為本書雖多著墨於中國如何建立網路長城，進而達到政府控制民意，穩固當局地位等目的。但俄羅斯也因歷史背景相近和國土鄰近等原因，隨著中國的技術引入，從而達到相近的目的。筆者從此書發現俄羅斯社群媒體和網際網路發展與中國有密不可分關係。James Griffiths 從近代史角度結合時事，亦從中國的網路發展進而對俄羅斯有深入的介紹。俄羅斯為維護網路安全和穩定政府權威上，尋求與他國合作，展現政府治理社群媒體和網路的決心，從而形成難以動搖的局面。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文將採取政治傳播理論中的「環境途徑」（脈絡途徑）為研究途徑。環境途徑是以整體來看傳播與政治的關係，政治體系塑造傳播過程。如何的政治體系造就了如何的環境、制約一國傳播體系的運作和形成。[32]此一途徑被認為傳播與政治是互動的，政治現象可限制或增進傳播。透過梳理脈絡和研究環境中的各種現象，尤其是政治制度，了解其中傳播的訊息、管道和效果。

劉正山教授在 2011 年的文章中，提到了 Collins Cobuild 對於脈絡的解釋：所有與要探討的對象有關、對其會產生影響的所有因素都可稱作脈絡。[33]研究者除了找其現象、事件背後及發生的因素外，探討如何影響討論的事件、概念和現象。因此被稱作脈絡的現象或概念，理應具備經驗上、理論上或邏輯上的關係。對筆者而言，理清脈絡為了解其中的對應關係和結果為必然和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許多文獻中都強調，一國的政治深刻影響社群媒體平台的發展。俄羅斯更多次祭出管控社群媒體的法規，讓使用者發揮政治自我審查功能。筆者透過俄羅斯政治環境，進而研究個案，故選定環境（脈絡）途徑為本文的研究途徑。

[32] Robert G. Meadow, *Politics as Communication*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Pub. Corp., 1986).
[33] 劉正山，2011，〈媒體與社群：一個政治傳播學者眼中的脈絡〉，《播研究與實踐》，1（2）：75-8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將採用兩種研究方法：「個案研究法」、「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為一科學研究的方法。它是運用技巧對特殊問題能有確切深入的認識，以確定問題所在，進而找出解決方法。針對的是其特殊事體之分析，非同時對眾多個體進行研究。進行研究的個案可為一個群體、國家……等。[34]筆者以 VK 和 Telegram 為本文的研究個案，並探討俄羅斯的社群媒體發展。

學者 Robert K. Yin 的著作中認為個案研究是包括單個案和多個案的研究。可以是單一個案研究的簡單呈現，也可以是對多個個案研究進行高度的概括。[35]研究進行在不同的研究課題中，個案研究法材料來源可以是質化的材料，也可以是量化的材料。同時也認為個案研究至最主要的用途是解釋現實生活中各種因素所存在的關聯。[36]

文獻分析法為針對某個問題，蒐集相關文獻、史料等，經過閱讀後將文獻資料分析成研究內容的一種研究方法。[37]此一研究方法被視為是最常見的研究方法，亦是研究者必經步驟之一。筆者將就論文本身所需，統整分析學術文獻、官方法律規章、媒體相關報導，並預測及評估未來政策走向。

[34] 陳雅文，「Case Study - 個案研究法」，國家教育研究院 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1995 年 12 月，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1584/ (檢索於 2020 年 1 月 9 日)。
[35] Robert K. Yin 著，2009，《個案研究——設計與方法》，周海濤、李永賢、張蘅譯，楊雪倫校訂，台北市：五南書局，頁 19-24。
[36] 同上註。
[37] 朱浤源主編，1999，《撰寫碩博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頁 54。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主要為 Putin 執政時期，俄羅斯境內主要的社群媒體發展，並探討政策制定面和其過程對社群媒體及國家帶來的影響，尤其是 VK 和 Telegram 的個案探討。社群媒體除其深遠的影響力之外，同時建構了世界的傳播秩序，有鑒於此，社群媒體的研究成為了研究者需要探討的課題。

VK 和 Telegram 的出現，無疑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同時成為俄羅斯內最常使用的社群媒體。兩個平台皆為同一創辦人所創立，旨在打造一個多元、自由的言論環境。在國際情勢和社會氛圍下，用戶可因應當下環境，使用隱密性更高的跨平台社群媒體，故選其兩個平台作為個案研究，同時界定本此研究的討論範圍。

二、研究限制

在資料統整上，筆者將多方參考社群媒體專書、網路資料和權威機構的相關資料作為本論文的素材。文獻包括外文與中文等專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及網路資源……等，主要以英文和中文的文獻為主。俄文資料除了取得不易外，筆者對於俄文閱讀和理解能力不足為一大障礙。另有多項統計資料網站採收費機制，其高昂的費用和資料完整性仍有其不足之處，儼然成了研究上的難題。

本文為探討俄羅斯社群媒體發展，並以 VK 和 Telegram 為例，從而討論政策制定以及參考俄羅斯社群媒體自由度等議題。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文獻及資料多為公共行政學、傳播學面向，並以政治學、社會學類為輔。研究俄羅斯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社群媒體中，以公共行政學面向之中文及英文資料有限，增加了筆者在蒐集史料和文獻上的困難。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將共分五章，依序是緒論、俄羅斯社群媒體現狀、俄羅斯政府對媒體管制、俄羅斯重要社群媒體——以 VK 和 Telegram 為例、最後為結論。

第一章 緒論

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透過文獻回顧界定社群媒體、社交網路服務等重要概念，以及述評俄羅斯社群媒體的相關研究文獻，釐清研究範圍與限制。本文以政治傳播理論的環境（脈絡）理論為研究途徑，並以文獻分析法和個案研究法為研究方法。

第二章 俄羅斯政府對社群媒體的管控

本文參考環境途徑，應將對於俄羅斯媒體自由度作出分析探討。分析管制法令及政策方面的變革，隨時間更迭，對應的政令和法規有什麼新變化，網路相關政令未來走向將詳加論述和評估。

第三章 俄羅斯社群媒體現況

透過前兩章的論述，基本上已對社群媒體的定義和現況有初步了解。透過俄羅斯社群媒體相關的文獻，整理俄羅斯社群媒體重大事件，分析後續走向及探討未來發展及將可能面臨的面臨的挑戰。

第四章 俄羅斯本土社群媒體─以 VK 和 Telegram 為例

VK 為目前俄羅斯最具代表性的社群媒體，其所帶來的影響為當局不可忽視的新勢力，有鑑於此，VK 的發展為本章探討的重點。另 Telegram 與 VK 為同一創辦人創立，所帶來的影響也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並帶起了全球的新潮流，也將在本章一同討論。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五章 結論

總結本論文的研究成果，並向有志研究俄羅斯政治、社群媒體和公共行政等領域的研究者們，提供筆者的淺見和後續研究建議。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二章　俄羅斯政府對社群媒體的管控

俄羅斯的社群媒體發展和俄羅斯大眾傳播媒體的發展息息相關，網際網路隨著蘇聯解體、政權的更迭等原因而有所變化和改變。社群媒體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快速的傳播和低成本的特性成為人們發表意見或與人連結的管道。對當局而言，無疑是新的挑戰。進而新增許多法令規範，並加強其控制力道，以穩固政權地位。

本章將分為四節，首先介紹俄羅斯社群媒體自由度評比，參考自由之家和民調中心 Levada 的資料和評分做參考。第二節為法律規章的部分，將有法律起源以及相關機構對於社群媒體所制定的法律。第三節將對照第二節的法律規章做相關的案例探討。第四節將總結俄羅斯政府對社群媒體管控的概況並加入筆者個人意見後作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　俄羅斯媒體自由度評比

自由之家為一獨立監督機構，關注各國新聞自由度和支持民主變革。自由之家認為記者是否可以自由報導公共利益問題是民主與否的關鍵，當媒體自由受到限制時，將會導致決策失誤、對國家和公民造成負面結果。[38]網際網路用戶被逮補；管理社群網路、大眾傳播媒體的政府機構和組織成員多為親政府官員等種種問題都影響了俄羅斯網路自由度的分數。從網站提供的數據整理後的表格中發現，三項指標的加總分數為逐年下降，皆落在「不自由」區間。

[38] Freedom House 官方網站,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y/russia/freedom-net/2020 (accessed August, 27, 2021).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判斷媒體自由程度的部分，自由之家提出了三個層面和 21 個問題，總分 100 分的標準來判定媒體是否自由。筆者根據自由之家所提供的數據，將近年分析媒體自由的數據整理表格，進而了解近幾年的分數變化和帶來的影響。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A.使用障礙：

目前俄羅斯因通訊監管機構並未從政治上獨立，政府對於網際網路基礎設施有直接管理權力。在網際網路方面，政府也不斷簽署新新法律以便擴大政治管轄範圍。雖目前大部分的人民皆可負擔網際網路的使用成本，但在發表政治意見和議題上仍有許多阻礙。

表 2-1 自由之家評分表——使用障礙

年份 / 問題	2021	2020	2019
基礎設施是否會限制網路使用或網路連接速度和品質？（0-6 分）	5	5	5
由於地理、社會或其他原因，使用網路是否過於昂貴或超出某些族群的能力範圍？（0-3 分）	2	2	2
政府是否出於限制連接的目的對網路基礎設施施行技術或法律控制？（0-6 分）	3	2	2
是否存在限制服務供應商多樣性的法律、監管或經濟阻礙？（0-6 分）	2	2	2
國家監管機構運作是否能以自由、公平和獨立的方式監督服務供應商與其供應的數位技術？（0-4 分）	0	0	1
總分	12	11	1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B.內容限制：

俄羅斯政府強力監管網際網路上發表之內容，並擴大審查範圍至加密通訊及電子郵件等服務。2019 年簽訂的《主權網路法》大幅縮限人民使用範圍。被列為外國代理人之團體和機構帶來挑戰和壓力。

表 2-2 自由之家評分表——內容限制

年份 / 問題	2021	2020	2019
國家是否封鎖、過濾關於國際人權標準的資訊？（0-6 分）	1	1	1
國家是否採用法律、行政或其他手段強制出版商、內容託管商或數位平台刪除內容？（0-4 分）	1	1	1
網際網路上的資訊和內容透明程度高低為何，同時關於內容限制是否有明確的法律規範？（0-4 分）	0	0	0
網絡記者、評論員和一般用戶是否進行自我審查？（0-4 分）	2	2	2
政府或特定組織是否會為了自身政治利益，從此操控、製造虛假的線上訊息？（0-4 分）	0	0	0
是否監管限制用戶網上發佈內容，使其產生負面影響？（0-3 分）	1	1	1
線上消息是否缺乏多樣性？（0-4 分）	2	2	2
是否妨害用戶組織動員的能力，特別是政治和社會問題上？（0-6 分）	3	4	4
總分	10	11	11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C.侵犯用戶權利：

當局經常以「假新聞」的名義，取締網路上不利政府的言論。因應近幾年特殊性傳染肺炎疫情的緣故，政府官員更不遺餘力的透過定位技術或應用程式加強監控網路言論。

表 2-3 自由之家評分表——侵犯用戶權利

年份 / 問題	2021	2020	2019
憲法或其他法律是否未能保護言論自由、獲得消息和新聞自由（包括網際網路）等權利，是否由缺乏獨立性的司法機構執行？（0-6 分）	1	1	1
是否有法律規定對線上活動進行刑事處罰或承擔民事責任？（0-4 分）	1	1	1
個人是否因線上活動而受到懲處？（0-6 分）	1	1	1
政府是否限制匿名通信或加密？（0-4 分）	2	2	2
國家對網際網路活動的監控是否侵犯了用戶的隱私權？（0-6 分）	1	1	1
服務供應商和其他技術公司是否需要協助政府監控其用戶的通信？（0-6 分）	1	1	1
個人是否會受到國家當局或任何其他行為者的法外恐嚇或暴力行為以報復他們的線上活動？（0-5 分）	1	1	1
網站、政府、服務供應商或個人用戶是否會遭到黑客攻擊和其他形式的網路攻擊？（0-3 分）	0	0	0
總分	8	8	8

來源：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y/russia/freedom-net/2021，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以最近 2021 年度的報告中，顯示出俄羅斯媒體在各項指標上評比都是「不自由」。總統 Putin 於 2020 年透過公投延長了任期限制，影響了司法、政府運作和媒體等多個層面。在 2021 年報告中評分為 30 分，落在不自由的區間。網際網路、社群媒體都受到限制。

2012 年總統大選後，檢察機關可直接起訴在網路上發表對政府不利言論的民眾，對批評政府的人士加大打壓，如知名反對派人士 Navalny 為著名的例子。[39]透過開設 YouTube 頻道和撰寫部落格獲得大量支持者，揭發大型國有控股公司相關貪腐事件，成為政府的頭號敵人。2019 年莫斯科市杜馬選舉，反對派人士被指控剝奪選舉資格，Navalny 號召民眾舉辦示威遊行，多人遭逮捕。反對派候選人網站訊息也遭俄羅斯聯邦通信、訊息技術和大眾傳媒監督局（Roskomnadzor，以下將簡稱：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封鎖。從而得知政府在社會議題上阻擋人民集會、組織等權利，是為分數帶來影響的原因之一。

2019 年底因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盛行，使得法條實行、網路測試受到推遲。2020 年初開始阻擋加密郵件服務，表面上是為了執行 Covid-19 檢疫制度，事實上政府早已部署監視系統，審查及阻止對政府不利言論。筆者認為俄羅斯政府以控制疫情之名，行監管言論之實，從而祭出比以往更嚴格的言論審查；進而影響分數，在 2018 年後呈現下降的趨勢，多落在 30 分左右。

除了自由之家外，筆者同時參考了俄羅斯民調中心 Levada 的資料。Levada 長期對俄羅斯的輿論進行監測，並針對世界各地的公司、大學、非政府及國際

[39] 許菁芸、郭武平，2013〈俄羅斯聯邦「競爭性威權」體制下之公民社會「管理」與民主走向〉，《政治科學論叢》，55：33-84。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組織進行研究。[40]根據該中心 2021 年四月時新聞稿指出：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計劃封鎖 Twitter。[41]在 1623 位 18 歲以上受試者中，有 37%的人認為封鎖 Twitter 是當局為了限制言論自由。年齡 55 歲以下的受訪者有 55%認為封鎖平台旨在限制言論。同份報告中提出網際網路使用者多認為當局封鎖 Twitter 是限制言論自由的作為。[42]

根據以上兩大非營利組織的評分和問卷結果中，筆者發現俄羅斯在近年的自由度評分和問卷調查上都為不自由以及限制言論自由的狀態。雖在俄羅斯境內網際網路成本為大多數人民可負擔的程度，但使用的平台、發布的內容皆有政府規範。近年反對派集會活動盛行，並因應疫情升溫，為避免恐慌，政府採取日益嚴密的手段，已成為當局管理網際網路的趨勢。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40] Yuri Levada Center 官方網站, https://www.levada.ru/en/ (accessed October, 1, 2021)
[41] Levada Center, “Twitter Blocking”, Yuri-Levada Analytical Center, 2021, https://www.levada.ru/en/2021/04/23/twitter-blocking/ (accessed October, 3, 2021).
[42] Ibid.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二節　俄羅斯社群媒體的法令規範

從社群媒體相關法律制定和政府監管機構中，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為最重要的政府機構之一。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為 2008 年成立的政府組織，目前從屬於俄羅斯聯邦數位發展、通訊和大眾媒體部（Ministry of Digital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s and Mass Media of Russian Federation）。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負責監督電信、訊息技術和大眾傳播領域。同時負責頒發執照、許可證給網路供應商。[43]

在俄羅斯，網際網路的法律和社群媒體法律早已有其歷史根源。大眾透過社群媒體表達社會議題或政治意見。2011 至 2012 年，俄羅斯政府因應反對黨勢力，便針對社群媒體和網際網路有一系列制定法律和修法活動。[44]其中包含俄羅斯國家杜馬 89417-6 法案在 2012 年實行，將極端主義和有害兒童、藥物濫用等將列入黑名單中，許多非政府組織被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從 2011 年至今，已有許多非政府組織、媒體、自媒體被國家視為外國代理人，並認定為接受外國資助，與政府相反的聲音漸漸在社會中消失。甚至許多的俄羅斯本土的媒體和研究中心都列入外國代理人名單中。並不斷更新外國代理人名單，截至該份名單最新上傳日期 2021 年 12 月 3 日前，已有 103 個團體及個人在司法部網站上的外國代理人清單上。[45]令許多被視為外國代理人的個人或團體紛紛出走，並須向政府提供金流來源。

---

[43] Federal Service for Supervision in the Sphere of Telecom,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ROSKOMNADZOR)官方網站, https://www.rkn.gov.ru/eng/ (accessed October, 3, 2021).

[44] Maria Domańska, “Gagging Runet, Silencing Society. 'Sovereign' Internet in the Kremlin's Political Strategy,” OSW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2019,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19-12-04/gagging-runet-silencing-society-sovereign-internet-kremlins (accessed October, 31, 2021).

[45] Ministry of Justice of Russian Federation 官方網站, https://minjust.gov.ru/ru/documents/7755/ (accessed December, 27, 2021).

DOI:10.6814/NCCU202200490

2014 年 5 月《訊息、訊息技術和訊息保護法》嚴格規範部落客或社群媒體使用者須透過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註冊。2014 年至 2016 年，限縮國外媒體在俄羅斯媒體機構擁有的股權，以消除外國媒體批評政府的可能性。2017 年至 2019 年，將在俄羅斯的外國媒體標註為「外國代理人」，外國代理人被認定是從國外獲得資金來源，範圍擴大至個人部落客和記者，大幅限制自媒體和獨立機構對政府批評的可能性，若有違反法律和批評政府者，當局可直接封鎖平台或處以鉅額罰款。[46]

論及外國代理人時，俄羅斯政府對於外國組織和外國的非營利組織、宗教及人權組織皆有對應法律並加以制裁。2015 年 6 月時，Putin 簽署了《不受歡迎組織法》（N 129-FZ），該法允許法外禁止任何有損國家利益、國家安全或擾亂憲法秩序的組織。[47]《不受歡迎組織法》認定有可能威脅俄羅斯憲法制度基本原則、國防能力或國家安全等組織為不良組織。[48]該法深刻影響在俄羅斯發展的許多媒體和組織，並對於從外國獲得資金的非營利組織和非政府組織進行管制。[49]被列為「不受歡迎」的組織將無法提供資金給俄羅斯、設立辦公處和在俄羅斯發展。若有違法的官員和人民將施以鉅額罰款，未依政府勸阻改進視為累犯者，須背負刑事責任。[50]

近年《國內網際網路法》、《主權網路法》衍伸的相關事件和後續法令廣被討論。為爾後 2018 年 12 月由國家杜馬提出的《國內網際網路法》，旨在控制俄

---

[46] 同註 44。
[47] Human Rights Watch 官方網站,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16/country-chapters/russia#b7230 (accessed December, 17, 2021).
[48] 張麟徵，2018，〈顏色革命招數用老－非政府組織風光不再〉，《海峽評論》，326：17-20。
[49]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官方網站, https://www.rferl.org/a/russian-lawmakers-bill-undesirable-organizations/31298911.html (accessed December, 17, 2021).
[50] Halya Coynash, “Russia imposes prison sentences for donating to ‘undesirable NGOs' and adds Bard College to its blacklist”, Kharkiv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Group, 2021, https://khpg.org/en/1608809245 (accessed December, 26, 2021).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羅斯政府國內的網際網路，在發生安全事件前可以隔離網際網路。[51]《國內網際網路法》源頭可追溯至 1990 年代即有的執行調查行動系統（System for Operative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簡稱 SORM），為電話監聽系統、攔截電話流量和移動網路技術。發展至今日的 SORM-3，可從所有通訊媒體獲取訊息，並提供用戶的社群媒體數據分析。[52]俄羅斯大眾通信監視技術是建立在 SORM-1、SORM-2、SORM-3 基礎上。[53]此項技術允許俄羅斯資安部門使用，法律要求所有的網際網路提供商在網路上安裝資安部門的監控設備，在供應商不知情或不願意合作的情況下可以直接收集數據、資料。2013 年 12 月，俄羅斯的立法機關將煽動仇恨暴力、未經許可的示威遊行等行為視為極端主義。[54]在俄羅斯經營社群媒體平台的外國業者亦須經 SORM 系統審查，使得用戶在平台的發言、使用情形在政府的監控技術下無所遁形。[55]

《主權網路法》是近年來俄羅斯實行管理網路的法律之一，且並非當局首次對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控管而制定的法律。[56]早在 2014 年就由俄羅斯聯邦數位發展、通訊和大眾媒體部發想法律的雛形和概念。包含建立一個訊息狀態系統，並規範俄羅斯營運電信商在俄羅斯境內使用國家訊息系統。

《國內網際網路法》的制定，在大眾傳媒和群眾中得到了「主權網路」的

[51] Justin Sherman, “Reassessing Runet: Russian Internet Isol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Russian Cyber Behavior,” Atlantic Council, 2021,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reassessing-runet-russian-internet-isolation-and-implications-for-russian-cyber-behavior/ (accessed October, 19, 2021).
[52] Ibid.
[53] James Andrew Lewis, “Reference Note on Russian 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 Reference Note on Russian 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ference-note-russian-communications-survei´llance (accessed October, 20, 2021).
[54] Oliver Poole, “Sliding Downhill after Sochi,”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Watch, 2014, https://giswatch.org/en/country-report/communications-surveillance/russia#_ftn30 (accessed October, 23, 2021).
[55] Ibid.
[56] Ilona Stadnik, “A Closer Look at the ‘Sovereign Runet’ Law,” Internet Governance Project, 2019, https://www.internetgovernance.org/2019/05/16/a-closer-look-at-the-sovereign-runet-law/ (accessed October, 20, 2021).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稱號。[57]2019 年 5 月初，Putin 總統簽署了關於網際網路控管的《主權網路法》，同年 11 月之際，條文部分生效。為加強網路控管力度，《主權網路法》在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路。[58]該法案主要的任務是控制網路流量、避免受外在威脅，確保俄羅斯部分網際網路的安穩。該法負責範疇為：

1. 穩定俄羅斯網際網路的穩定運作。
2. 若俄羅斯網際網路的穩定性與安全性受到威脅，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將對電信營運商做協調連接並進行通訊網路集中管理。
3. 電信營運商透過流量限制、封鎖網路資源等手段確保穩定和安全性避免遭受威脅。
4. 在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的監督下創立一個公共通信網路監控中心。
5. 依法創建國家網域系統。

《主權網路法》被視為是控制跨國、跨境的訊息傳遞，可隨時控制資訊交換，壓制政治異議者。對於人權團體或非政府組織而言，則是一大警訊，顯示出俄羅斯政府可以任意對言論進行法外封鎖。[59]俄羅斯的網際網路也在近年來成為國家控制的媒體，言論審查和法律限制亦越來越嚴格。在網際網路上散播對政府不利的言論都被視為非法。[60]

近期關於俄羅斯控制網路的法律多半採用改變俄羅斯內部網際網路架構，以穩定國內局勢等原因對社群媒體進行封鎖或刪除言論。對社群媒體公司施加

[57] 同註 44。
[58] Alexander Anichkin and Vitaly Koloskov, “The Sovereign Runet Law,” Talking Tech, 2019, https://talkingtech.cliffordchance.com/en/industries/e-commerce/the-sovereign-runet-law.html (accessed September, 9, 2021).
[59] Robert Coalson, “Explainer: Russia Takes a Big Step toward the 'Internyet',” Radio Free Europe, 2019, https://www.rferl.org/a/explainer-russia-sovereign-internet-law-censorship-runet/30248442.html (accessed October, 31, 2021).
[60] 同註 44。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壓力和封鎖內容。2021 年俄羅斯透過《聯邦法律》（N 482-FZ），授權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以言論審查、歧視為理由阻擋網際網路資源的權利。[61]新的法律亦適用於社群媒體。另總檢察長若發現有任何侵犯權利，藐視俄羅斯當局的官方消息將會送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執行懲處，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將對未在期限內改善的網站開罰。

除聯邦法律外，關於網際網路的法律亦有《訊息修正法》（N 530-FZ）和《行政法典》（N 511-FZ）。行政法典中，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針對違反法律的網站平台的個人、公司或法人有不同的罰款。[62]根據人權觀察報告顯示：若網站未能阻擋非法內容，最高可處該公司年收入 10%的罰款。[63]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TikTok、VK 和 OK 等知名平台都曾因未刪除支持釋放反對派領導人 Navalny 的內容被處以罰款，同時若有使用者張貼未經許可的集會遊行文宣，平台將受到連坐處份。[64]2021 年 2 月 1 日起，《訊息修正法》明確規定政府可刪除社群媒體平台上違法的內容。同年三月，Twitter 以未刪除違法內容，遭到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降速、降流量的處罰。如今無論哪個國家的社群媒體，都將受到當局日益嚴格的審查。

在歷經從 2011 年國會及至 2012 年總統大選反對派抗議活動之後，俄羅斯當局陸陸續續訂定關於網路使用和加強對外國代理人界定的法律。《主權網路法》的生效，已大幅縮限人民和社群媒體使用。除了外國的社群媒體，俄羅斯

[61] Anna Botvinkina, “Russia Introduces New Grounds for Blocking Websites and Social Networks,” Gowling WLG, 2021, https://gowlingwlg.com/en/insights-resources/articles/2021/russia-blocking-websites-and-social-networks/ (accessed October, 23, 2021).
[62] Ibid.
[63] Human Rights Watch, “Russia: Social Media Pressured to Censor Post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https://www.hrw.org/news/2021/02/05/russia-social-media-pressured-censor-posts (accessed October, 28, 2021).
[64] Lucian Kim, “Russia Slows Twitter in Blunt Warning to U.S.-Base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NPR, 2021, https://www.npr.org/2021/03/10/975648007/russia-slows-twitter-in-blunt-warning-to-u-s-based-social-media-platforms (accessed October, 28, 2021).

DOI:10.6814/NCCU202200490

本土的社群媒體生存空間和言論自由也遭打壓。政府也禁止人民透過虛擬專用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以下簡稱 VPN）或加密瀏覽器瀏覽外國網站和被視為違法的內容。雖俄羅斯聯邦憲法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實為處處限制內容，並透過監控系統和組織對人民網路上的一舉一動不間斷的管制，人民無法在社群媒體暢所欲言、表達意見，使得人民在表達政治意見及參與社會活動上日漸困難；在俄羅斯，社群媒體的發展也成為了一大挑戰。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三節　官方針對社群媒體的管控案例

上一節中已詳述俄羅斯政府透過立法來規範人民網路使用範圍和相關懲處，同時得知管制媒體為俄羅斯穩定政權的重要手段之一。許多社群媒體和個人被列為外國代理人，或被政府政府指控發布違法煽動訊息及促進非法集會遊行等原因處以鉅額罰款、刪除內容等懲處。除了制定法律管理網路，本節將探討官方如何管控社群媒體，及管控後對社群媒體造成的影響。

根據司法部公開資料顯示：至 2021 年底已有 49 個非營利和國際組織列入不受歡迎組織名單中。[65]筆者根據司法部資料將不受歡迎組織加以整理及繪製表格如下：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65] Ministry of Justice of Russian Federation 官方網站, https://minjust.gov.ru/ru/documents/7756/ (accessed December, 25, 2021).

DOI:10.6814/NCCU202200490

表 2-4 不受歡迎組織名單

序列	俄羅斯總檢察長任列為不受歡迎組織日期（年/月/日）	司法部任列為不受歡迎組織日期（年/月/日）	組織名稱（中文翻譯）
1	2015/07/28	2015/07/29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國家民主基金會）
2	2015/11/26	2015/12/01	OSI Assistance Foundation（OSI 援助基金會）
3	2015/11/26	2015/12/01	Open Society Foundation（開放社會基金會）
4	2015/12/03	2015/12/07	U.S. Russia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Advancement and the Rule of Law（美俄經濟發展暨法治基金會）
5	2016/03/10	2016/03/17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國家民主國際事務研究所）
6	2016/08/18	2016/08/22	Media Development Investment Fund（媒體發展投資基金）
7	2016/08/18	2016/08/22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國際共和協會）
8	2017/04/26	2017/04/27	Open Russia Civic Movement（開放俄羅斯公民運動）
9	2017/04/26	2017/04/27	Open Russia（開放俄羅斯）
10	2017/04/26	2017/04/27	Institute of Modern Russia, Inc（現代俄羅斯研究所）
11	2017/04/30	2017/06/30	The Black Sea Trust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黑海區域合作信託基金）
12	2018/03/12	2018/03/13	European Platform for Democratic Elections (EPDE)（歐洲民主選舉平台）
13	2018/03/12	2018/03/13	International elections study center (IESC)（國際選舉研究中心）
14	2018/03/20	2018/03/21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GMF)（美國馬歇爾基金會）
15	2018/08/24	2018/08/28	Pacific Environment (PERC)（太平洋環境）
16	2019/06/27	2019/06/28	Free Russia Foundation (Free Russia)（自由俄羅斯基金會）
17	2019/07/11	2019/07/17	Ukrainian World Congress（烏克蘭世界大會）
18	2019/07/25	2019/07/29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Atlantic council)（美國大西洋理事會）
19	2019/11/07	2019/11/12	«Člověk v tísni, o.p.s» («People In Need»)（有需要的人）
20	2020/03/06	2020/03/12	European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歐洲民主基金會）
21	2020/04/08	2020/04/09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JF)（詹姆斯敦基金會）
22	2020/04/22	2020/04/23	Project Harmony, Inc. (PH International)（和諧計畫股份有限公司）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序列	俄羅斯總檢察長任列為不受歡迎組織日期（年/月/日）	司法部任列為不受歡迎組織日期（年/月/日）	組織名稱（中文翻譯）
23	2020/07/17	2020/07/21	Dragon Springs Buddhist Inc.（龍泉佛教公司）
24	2020/07/17	2020/07/21	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DAFOH)（反對強摘器官醫師）
25	2020/07/17	2020/07/21	The European Falun Dafa Association（歐洲法輪大法協會）
26	2020/07/17	2020/07/21	Friends of Falun Gong Inc.（法輪功之友公司）
27	2020/07/17	2020/07/21	Global Mission to Rescure Persecute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c.（拯救受迫害法輪功學員世界理事會）
28	2020/07/17	2020/07/21	Coali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in China（調查中國迫害法輪功聯盟）
29	2020/07/17	2020/07/21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Inc. (WOIPFG)（世界追查法輪功受迫害組織）
30	2020/12/17	2020/12/25	Prague Civil Society Centre（布拉格公民社會中心）
31	2020/12/22	2020/12/25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歐洲委員政治研究學院協會）
32	2021/05/26	2021/06/02	Zentrum für die Liberale Moderne GmbH（自由現代中心）
33	2021/05/26	2021/06/02	Forum Russischsprachiger Europäer e.V.（講俄語的歐洲人）
34	2021/05/26	2021/06/02	Deutsch-Russischer Austausch e.V.（德俄交流）
35	2021/06/21	2021/06/30	Bard College（美國巴德協會）
36	2021/06/30	2021/07/09	European Choice（法國歐洲之選）
37	2021/06/30	2021/07/09	Khodorkovsky Foundation（英國霍多爾科夫斯基基金會）
38	2021/06/30	2021/07/09	Oxford Russia Fund（英國牛津俄羅斯基金）
39	2021/06/30	2021/07/09	Future of Russia Foundation（英國未來俄羅斯基金會）
40	2021/06/29	2021/07/09	Freedom of Information Society（捷克自由資訊社會）
41	2021/07/15	2021/07/23	Project Media, Inc.（美國項目媒體有限公司）
42	2021/08/12	2021/08/17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Human Rights (IPHR)（國際人權夥伴關係）
43	2021/08/23	2021/08/30	Духовне Управління Євангельських Християн Української Християнської Церкви «Нове Покоління»（烏克蘭基督教「新一代」福音派基督徒精神管理）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序列	俄羅斯總檢察長任列為不受歡迎組織日期（年/月/日）	司法部任列為不受歡迎組織日期（年/月/日）	組織名稱（中文翻譯）
44	2021/08/23	2021/08/30	Евангельская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церковь «Но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拉脫維亞新一代福音派基督教會）
45	2021/08/23	2021/08/30	Духовное Учебное Завед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Библейский Колледж «Но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烏克蘭新一代靈性教育國際聖經學院）
46	2021/08/23	2021/08/30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о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拉脫維亞國際新生代基督教運動）
47	2021/09/24	2021/10/01	World Institute of Scientology Enterprises (WISE)（世界科學教企業國際研究所）
48	2021/09/24	2021/10/01	Church of Spiritual Technology（美國精神科學教會）
49	2021/09/27	2021/10/01	European Network of Election Monitoring Organizations (ENEMO)（歐洲選舉網路監督組織）

來源： https://minjust.gov.ru/ru/documents/7756/ ，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在司法部的名單中，進而了解在 2015 年法律簽訂後未有組織從該份名單移除，除了人權、非營利組織外，其中亦不乏科學、宗教組織。顯示出人民在網際網路使用上處處受到限制外，宗教信仰甚或個人理念皆受到俄羅斯政府的控制。非營利組織在俄羅斯的發展也受到阻礙。受到外國代理人制度和《不受歡迎組織法》影響下，曾參與組織活動、收受利益者將恐將面臨牢獄之災或鉅額罰款。

俄羅斯當局透過加強對網際網路的控制，減少人民對外國公司的依賴。對於未依照法律和刪除不利政府言論的公司平台、個人進行罰款或降速等處罰已成今日的常態。甚至逮捕批評政府和時事的政治人物、記者媒體，遭褫奪公權和禁止參與選舉等懲處。其中最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之一為 Navalny 和以其為首的反對派，因在社群媒體平台批評政府和揭發弊端而遭逮捕。以部落格起家的 Navalny 在平台上發布影片和文章揭露俄羅斯國營企業弊端和貪官污吏，其 YouTube 和 Twitter 等社群帳號皆有廣大的追隨者。[66]因在選舉前夕批評總統 Putin 所屬的政黨，指責 Putin 暗中操控選舉，透過發起社會活動和示威遊行表達對政府的不滿，進而遭逮捕。一連串的監控、壓制行動使俄羅斯對當局反對的聲音減少。Navalny 創立的「反貪腐基金會」也被認定為非法組織。他所創立的影音頻道及社群媒體平台都被認定為外國代理人，意味著各式媒體在網路上的發表受到相當的限制。俄羅斯政府認為他的支持者試圖破壞俄羅斯的穩定，其基金會也被判決須停止所有的政治和出版活動，銀行帳戶亦遭凍結。

俄羅斯當局清楚社群媒體及外國媒體對俄羅斯將造成如何的影響，並可能帶動民眾反抗政府使政權遭受威脅，使得社群媒體使用日漸困難。在 2021 年 3

[66]許睿洋，「一人對抗萬年執政黨的「科技民粹主義者」納瓦尼，是否真有可能取代普丁？」，The New Lens 關鍵評論，2019 年 08 月，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3146 (檢索於 2021 年 11 月 9 日)。

DOI:10.6814/NCCU202200490

月計劃禁用 YouTube、Facebook、Twitter 等社群媒體，亦有許多加密通訊系統受到牽連。其中在 2021 年時 Twitter 被俄羅斯指控有支持 Navalny 的言論而被實行降速和罰款處罰。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經常以未刪除色情暴力貼文等理由對平台做出降速和罰款懲處，並訂在 2021 年 5 月時需將煽動暴力言論等貼文完全刪除，另外國家也要求搜尋引擎刪除特定搜尋結果，並提供安全服務金鑰給監管機構。《主權網路法》擴大網際網路審查等行動，縮限人民使網路上言論受到限制，並擴增對外國代理人的法律定義。禁止外國政府、組織或公民提通資金援助予社會活動中。並禁止擔任政府職位，與政府往來時需若未註記為外國代理人將有對應的懲處。[67]

根據 Reuters 報導，在 2021 年 7 月公佈 Putin 簽訂了一份文件中，要求外國的社群媒體公司須在俄羅斯境內設立辦公處，並提供用戶資料給監管機構。政府要求社群媒體或網路平台和網際網路供應商在國內設立辦公處的做法，即為了減少對外國企業和對他國的依賴，尤其是反對派利用外國社群媒體平台宣傳抗議活動，並批評政府者，將採取嚴格的管理方式。[68]

在俄羅斯政府對於社群媒體的管制手段，大部分是由法律的層面出發，使用者在網路上的活動也有許多規範。尤其在政府面對反對意見或不同聲音時，對於其言論是採取壓制和封鎖訊息的手段，意圖避免事端發生影響政府權威地位。將反對執政黨者和維權人士標註為外國代理人為現在常見的手段之一，為的是直接縮限使用者的使用權限，若未依照政府規範者，政府可直接刪除相關文章或對其罰以高額罰款，導致社群媒體及使用者已不復往日可自由發表言

[67] Lucian Kim, “Russia's 'Foreign Agent' Law Targets Journalists, Activists, Even Ordinary Citizens,” NPR, 2021, https://www.npr.org/2021/07/31/1021804569/russias-foreign-agent-law-targets-journalists-activists-even-ordinary-citizens (accessed November, 19, 2021).
[68] Reuters, “Putin signs law forcing foreign social media giants to open Russian offices” Reuters, 2021,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putin-signs-law-forcing-foreign-it-firms-open-offices-russia-2021-07-01/ (accessed November, 20, 2021).

DOI:10.6814/NCCU202200490

論。反對聲音可能成為政府所認定的暴力或煽動言論，貼文者和平台遭懲處，可視為今日政府對於社群媒體最直接的管制手段之一，也愈發人民在網路上更為謹言慎行，避免遭國家制裁。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四節　小結

本章首先以俄羅斯媒體自由度作為俄羅斯對社群媒體的管控開頭。第一節中得知俄羅斯對於社群媒體的管控是日益嚴格，以及自由度的評比分數都落在不自由的區間。可以得知俄羅斯雖有幾乎人人可獲得的網路資源及廣大的社群媒體用戶，但在網路上的發言、特定話題和關鍵字都被政府嚴格的限制。除了原本被限制討論和發表的議題外，近日更因應疫情，對群眾散佈疫情發展和對於政府不利言論者亦有對應懲處。社會在如此風氣下，網路和媒體的自由度分數每年僅有幾項指標有些微浮動，且總分呈現愈來愈低的趨勢。

在法律方面，俄羅斯也從早先的監聽系統和技術作為管制基礎，訂定一系列相關法律和懲處規範，及對反對黨派有對應法條。在管理網路訊息方面，有特定的政府機構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可直接管理網路言論、監控使用者在上面的一舉一動。在 2019 年簽訂的《主權網路法》中，俄羅斯透過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集中管理網路範疇，名為避免網路遭侵害或維護國家安全為由，實為監控使用者的訊息和言論。另有許多不論在俄羅斯境內或境外的平台，都曾因未遵守俄羅斯的法律，表態支持反對黨派領導人或未刪除對政府不利言論而被政府施以鉅額罰款。不依國家規範使用社群媒體和網路者則常被貼上外國代理人的標籤，甚至文章或帳號被刪除。在集黨結社或發表政治議題上也愈發困難，社群媒體發展也將受到挑戰。

政府對於社群媒體管制手段多從法律作為出發點，且多針對反對黨和異議份子開鍘。對於管制方式多為依法罰款、計畫刪除平台和降速作為常見的管制手段。禁止被標註為外國代理人的社群媒體使用者參與政治方面，Putin 為透過簽署文件要求外國社群媒體公司須在俄羅斯設立辦公處，並須提交使用者的個

DOI:10.6814/NCCU202200490

人資料，使得人民在網路上無所遁形。反對當局、支持反對派人士經常被視為煽動暴力和滋生事端者而遭到懲處。文中曾提及的 Navalny 更因進出監獄以及中毒案件，讓許多人猜測為政府在幕後操作。令使用者在發表言論上盡量不觸及政府的敏感神經，避免遭遇不測。

筆者認為近年俄羅斯對社群和網路的管制是日益嚴格，對於社群媒體的平台在俄羅斯的發展也是愈發艱難。雖說如此，俄羅斯因其幅員遼闊和網際網路發展迅速，每日仍有許多人使用社群媒體，透過社群媒體發表意見。對於反對聲音，亦有許多非營利組織開始呼籲俄羅斯放寬法律，讓人民在適當的規範下享有網路自由。惟當今趨勢和社會風氣下，俄羅斯對於社群媒體管控，在短期內應無大舉開放及使人們能暢所欲言的可能。社群媒體發展亦受到限制和挑戰。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三章　　俄羅斯社群媒體現況

本章將介紹俄羅斯社群媒體現況，在前一章可得知俄羅斯社群媒體目前受到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嚴格管控。目前有許多管制措施和相關法律影響著俄羅斯的社群媒體。但因俄羅斯的幅員遼闊和網際網路盛行，使得人民仍時常活躍於社群媒體和加密通訊中。

據 2019 年的資料分析顯示，網頁內容常被使用的語言，俄語使用率僅次於英語。[69]在在顯示俄語內容及俄語網站、平台越來越受到重視並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探討俄羅斯社群媒體的興起，並將從俄羅斯網際網路發展為基礎做深入探討；第二節將介紹俄羅斯目前主要的社群媒體和加密通訊等服務；第三節為俄羅斯社群媒體與他國社群媒體使用情形，探究在俄羅斯的國內外平台使用情形；第四節為小結，總結本章概況並提出筆者個人意見。

第一節 俄羅斯社群媒體的興起

論及社群媒體的發展，筆者認為可從 90 年代網際網路始發跡時探討。早先蘇聯時期俄羅斯媒體多被用來作為政治新聞的來源，最早因為紙本媒體和電視廣播都被國家所掌握，對於網際網路尚未有太多的討論。[70] Relcom 為蘇聯時期第一個出現電腦計算機網路公司，用來作爲學術機構發送電子郵件。[71]在 1990

[69] Thomas Moore Devlin, “What Are the Most-Used Languages on the Internet?,” Babbel Magazine, 2019, https://www.babbel.com/en/magazine/internet-language (accessed March, 13, 2022).
[70] Heiko Pleines, “Media Control as Source of Political Power: Differentiating Reach and Impact,”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58 (2020): pp. 2-5, https://doi.org/10.3929/ethz-b-000450633.
[71] Relcom 官方網站, https://relcom.net/index.php?rp=%2Fknowledgebase%2F15%2F-.html&language=english (accessed March, 1,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年 8 月 28 日，莫斯科首次與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撥接連線，成為了與全球網際網路第一次連接。在同年 9 月加上了國家域名.SU。[72]俄羅斯的大眾媒體深受國家影響，在 1991 年新大眾媒體法實施後，建立了媒體獨立性及對言論自由的保障，為推動自由市場化等原因，許多媒體公司經歷重新組織、私有化並在最終重新定位。[73]

俄羅斯網際網路發展，在技術方面仰賴線上服務的開發，並透過搜尋引擎及網路公司開發更多元化的功能。網際網路技術是否成熟，影響後續社群媒體在國家是否能蓬勃發展。1996 年搜尋引擎 Aport 和 Rambler 陸續上線，在 1997 年則有著名的 Yandex。[74]從此可知當時有越來越多的開發商發現網際網路重要性，讓使用網際網路逐漸成為人們的習慣。

入口網站兼搜尋引擎 Yandex 在俄羅斯佔有一席之地，可謂俄羅斯搜尋引擎巨擘。Yandex 公司成立於 2000 年，然而早在 1990 年代，網站創始人已同時在自家公司 Arcadia 公司致力於搜尋引擎的研發工作。1997 年 Yandex-web 上線，界面語言以俄文為主。在經歷每年的更新及改版，目前入口網站新增了信箱、翻譯文件、網路拍賣及送貨到府等服務。[75]Yandex 在 2019 年曾推出新興社群媒體 Aura 測試版，平台功能相似於時下流行的交友軟體，使用者註冊時透過輸入興趣及基本資料後可與陌生人進行配對並認識。[76]然而在日漸嚴格的網路審查及法規限制，網站同時面臨激烈競爭等原因，根據俄羅斯科技網站 TAdiviser 顯

[72] Alexander Galushkin, “Internet in Modern Russia: History of Development, Place and Role,” *Asian Social Science* 11, no. 18 (2015): pp. 305-310, https://doi.org/10.5539/ass.v11n18p305.
[73] Olga Khvostunova, “A Brief History of the Russian Media,” The Interpreter, 2013, https://www.interpretermag.com/a-brief-history-of-the-russian-media/#sdfootnote1sym (accessed January, 12, 2022).
[74] Gregory Asmolov and Polina Kolozaridi, “Run Runet Runawa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Internet as a Cultural-Historical Object,”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Digital Russia Studies*, 2020, pp. 277-296,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42855-6_16.
[75] Yandex 官方網站, https://yandex.com/company/history/1990 (accessed March, 12, 2022)
[76] Anastasia Stognei, “Yandex Launches Its New Social Media Network and Is Immediately Accused of Censorship,” The Bell, 2019, https://thebell.io/en/yandex-launches-its-new-social-media-network-and-is-immediately-accused-of-censorship/ (accessed March, 13,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示：該平台已在 2020 年下架，僅營運約一年左右的時間。[77]

與 Yandex 並駕齊驅的 Mail.ru 為俄羅斯大型投資集團，包攬許多線上服務。根據美國網站「網站時光機」（Wayback Machine）備份還原的資料顯示：Mail.ru 在 1998 年成立，首先提供電子郵件服務，目前持有許多知名社群媒體平台如 OK、My World 的股份。[78]在 2021 年 Mail.ru 有重大變革，集團執行長宣布在 10 月 12 日更名為 VK，成為俄羅斯重要的入口網站、搜尋引擎。[79]集團同時納入新品牌，服務包羅萬象，舉凡電子郵件、教育技術和叫車服務皆可從網站完成。[80]

自 2000 年後網際網路開始蓬勃發展並開枝散葉，逐漸成為人們獲得新聞的主要來源之一。[81]網際網路被新聞媒體作為新聞傳播的途徑之一；然而尚未成為流行之前，大部分的俄羅斯民眾獲取新聞的來源多為電視。隨著網際網路越來越普及，使用的人群也越來越廣泛。首先有許多記者、媒體工作者投入於網路部落格中。在第一章時，本文曾認為部落格為社群網站的前身。如從美國傳入的 LiveJournal 曾在俄羅斯流行了一段時間，成為公民社會的平台。

1999 年被任命為總理的 Putin 與網際網路負責人展開了第一次的高層會晤，並表示此項新興技術為一具有前途的交流方式，肯定網際網路在教育方面的作

[77] TAdviser 官方網站, https://tadviser.com/index.php/Product:Yandex_Aura (accessed March, 13, 2022).
[78] Wayback Machine - Internet Archive 官方網站,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407104135/http://corp.mail.ru/en/about/history/ (accessed January, 24, 2022).
[79] Reuters, “Russia's Mail.ru Group rebrands as VK, says CEO,” Reuters, 2021, https://cn.reuters.com/article/russia-mailru-group-rebrand-idINFWN2R71LK (accessed March, 11, 2022).
[80] Anna Rzhevkina and Alexander Marrow, “Russia's Mail.ru Rebrands as VK, Eyeing Boost for Online Services,” Nasdaq, 2021, https://www.nasdaq.com/articles/russias-mail.ru-rebrands-as-vk-eyeing-boost-for-online-services-2021-10-12 (accessed March, 11, 2022).
[81] 同註 70。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用。[82]在動盪不安的 90 年代，網際網路在俄羅斯發展呈停滯不前的狀態。直到 21 世紀後，俄羅斯的網際網路發展才有大幅度的成長。[83]

2010 年前俄羅斯大多的媒體法律多針對傳統媒體，且在當時俄羅斯網際網路相較於傳統媒體則相對自由，較少受到檢查和監控。[84]網路的交流頻繁，開始有許多投身政治的部落客，扮演著監督政府的角色。[85]社群媒體也成為了影響國家政治穩定、社會和諧和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86]在過去的數十年間，俄羅斯也發展本土的社群媒體和通訊軟體，並與國外的網站如 Google、Facebook 競爭。另有學者發現：雖許多國家皆有當地自行推出本土平台，但其受歡迎的程度遠不及國際上耳熟能詳的大型平台；抑或是如中國不允許外國的平台在當地與本土平台競爭，顯示俄羅斯的社群媒體發展與其他國家的不同並展現其獨特性。[87]

綜觀俄羅斯的網際網路，舉凡搜尋引擎、電子郵件和社群網站皆有其獨一無二的特色，並以其獨樹一格的姿態與外國平台競爭。[88]現今網路和社群媒體平台在社會中呈現百家爭鳴的狀態，不同的國家對於社群媒體的管制也有所不同，國際情勢也因為有了社群媒體的發展有劇烈的變化。然而有學者發現 Putin 在上任之後，對於網際網路的管制從寬鬆逐漸嚴格，並表示網際網路的內容將對兒童造成負面影響，對於特定內容嚴加管束。[89]在 2011 至 2012 年間因選舉引

---

[82] Gregory Asmolov, Adam Glenn, and Adriana Lamirande, "Russian Social Media Logic: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 2021, https://knightcolumbia.org/blog/russian-social-media-logic-between-the-east-and-the-west (accessed March, 3, 2022)
[83] 湯鈞佑，2019，〈俄羅斯數位經濟產業發展初探〉，《台俄經貿》，26：24-27。
[84] Anna Litvinenko, "Social Media in Russia: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58 (2020): pp. 12-16, https://doi.org/10.3929/ethz-b-000450633.
[85] Ibid.
[86] 黨生翠，2017，〈俄羅斯社交媒體研究：發展與管理〉，《國外社會科學》4：96-104。
[87] 同註 84。
[88] Olessia Koltsova, Alexander Porshnev, and Yadviga Sinyavskaya, "Social Media-Based Research of Interpersonal and Group Communication in Russia,"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Digital Russia Studies*, 2020, pp. 335-352,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42855-6_19.
[89] 同註 74。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發反對派人士不滿的抗議活動後，政府意識到網路及社群媒體對人群的影響力，開始對社群媒體有嚴格的管理手段和法律。

第二章曾經提到俄羅斯當局對於網路和社群媒體制定法律和罰則作為約束，然而因網際網路成本大幅降低，也讓人人都可以擁有社群媒體帳號，擁有發表意見及快速溝通的管道。俄羅斯網際網路的演變和發展常與鄰近的中國作為比較，同樣因執政者態度轉變，透過法律和各樣監管技術縮減使用範圍；與中國不同之處為雖限制國人使用外國平台、頻頻對外國平台祭出裁罰，卻又未完全禁止國人使用外國平台，成為俄羅斯當地獨特的現象。

從文獻可得知，俄羅斯社群媒體發展從政府的樂觀其成，逐漸轉變為嚴格控管，自由程度受到法律和制裁手段的關係而持續緊縮，同時承受到極大的挑戰。俄羅斯與鄰近的北韓或中國等極權國家又稍有不同，政府雖使用嚴刑峻法管制社群媒體，卻絲毫未減它的發展速度，至今仍以飛快的速度成長中。每日仍有數以萬計的使用者登入平台發表意見，成為時下最流行的交換意見和溝通管道。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二節 俄羅斯主要的社群媒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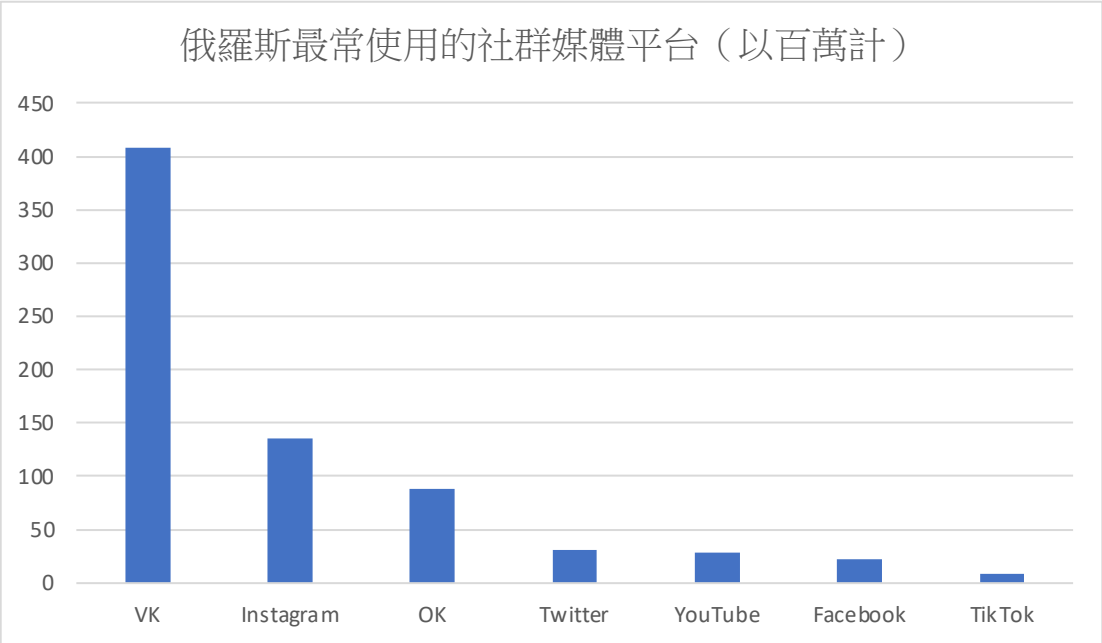
在俄羅斯，政府對於媒體及網路雖有諸多限制，但社群媒體仍蓬勃發展。並有許多國內外的社群媒體在社會流行中。每年各個平台受歡迎的程度會因統計數據、不同的學者和研究團隊而有些微不同。除了在前面章節所談到的部落格外，本節將介紹俄羅斯的主要社群媒體，並歸納整理目前在社會上流行的幾個平台。

為得知目前最受俄羅斯使用者歡迎及常用的平台，筆者首先參考市調網站 Statista 上社群媒體使用率的數據作出以下圖表，進而了解目前俄羅斯主要社群媒體的使用現況和目前趨勢。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圖 3-1 俄羅斯最常使用社群媒體平台



來源：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84447/russia-social-network-penetration/，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透過圖表 3-1，網站針對帳號每日的發文量，統計得知俄羅斯人最常使用的社群媒體。截至 2021 年 10 月，發文數量前三高的社群網站為 VK、Instagram 和 OK。[90]VK 上每個月發表的文章超過 4 億篇，Instagram 則緊追在後。從統計結果得知外國平台在當地雖有大量的用戶，但發文數量遠不及本土平台的一半，其餘外國平台如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皆有數以百萬計的用戶每日在社群網站上活躍。

經統計資料比較，俄羅斯與其他國家不同，在全球流行的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等平台，雖也受到使用者的歡迎，但程度不若本土平台。[91]根據網站 Make Us Of 列舉了目前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平台：VK、OK、My

[90] Statista 官方網站,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84447/russia-social-network-penetration/ (accessed February, 9, 2022).
[91] Emma Roth, “The Top 9 Russian Social Networks,” MUO, 2020, https://www.makeuseof.com/tag/top-8-russian-social-networks-makes-great/ (accessed February, 12,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World、Facebook、LiveJournal、Twitter、Rutube、Instagram 和 Pinterest。根據該份排名，前三名皆為俄羅斯本土的社群網站平台。另外 Rutube 為俄羅斯著名的影音平台，平台上發布內容會針對重要議題上提出俄羅斯方面的觀點，亦被稱為「俄羅斯的 YouTube」。同時該文的作者認為相較於平時耳熟能詳且在世界潮流中佔有一席之地的大型平台如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等，在俄羅斯反而流行程度較低，此一發現對可能對於習慣使用以上平台的用戶感到意外。[92]據此名單，可得知前三名皆為俄羅斯本土平台。俄羅斯文化、社會風氣與歐美國家大不相同，再加上政府對於社群媒體管制，此一現象將助長俄羅斯本土平台相較於其他國家的平台更為蓬勃發展。[93]

眾所周知，在俄羅斯最著名的平台之一為 2006 年成立的 VK，已有超過 2 億的使用者。每日則有超過 4700 萬的用戶在使用社群網路，每月的活躍用戶約 1 億。[94]其介面和使用方式相近於 Facebook 且提供用戶上傳個人音樂檔、文件等功能。[95]VK 儼然成為了俄羅斯最大的社群媒體平台，擁有不容小覷的號召力，平台成為人與人間快速溝通、連結的管道。[96]

OK 亦為俄羅斯本土著名平台，在 2006 年創立。OK 俄文原文為 Одноклассники，為同班同學之意。該平台旨在透過用戶建立的個人資料個找尋失聯多年同班同學，故其搜尋資料詳細，加速用戶尋人、建立好友關係。目前在俄羅斯也有超過 7100 萬的用戶。[97]相較於 VK，可更快速集結失聯的好友、同學。並提供送虛擬禮物等功能，使 OK 為俄羅斯第二大受歡迎的社群平

[92] Ibid.
[93] 同註 86。
[94] 同註 86。
[95] 同註 90。
[96] 張冬梅、姜典辰，2021，〈俄羅斯社交網站 VK 的自我表徵及發展機制分析〉，《歐亞人文研究》，2：32-41。
[97] 同註 91。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台。[98]

名單上的前三名皆為俄羅斯社群平台，名單上的第三個平台為 My World，成立於 2007 年，目前隸屬於 Mail.ru 集團。[99]使用方式與大部分的社群平台大同小異，每月有約 540 萬人使用，並透過平台可以分享影片、照片、音樂等多媒體內容。平台上亦提供小遊戲供使用者遊玩，使用者亦可透過遊戲選單結交新朋友。[100]

除了以上幾種常見的社群媒體平台，即時通訊軟體也經常與社群媒體一併討論。即時通訊軟體同時具備了社群媒體的功能，在商業用途及傳播消息上則比社群媒體來得更為快速。[101]與 VK 有深厚關係的通訊軟體 Telegram 在 2013 問世。即時通訊加強了訊息傳播，創立群組並提供用戶創立私人群組的功能。針對具秘密性的談論內容，更推出「閱後即焚」的功能，使用者可透過設定，在對方讀取訊息後將於指定時間內銷毀訊息，目的在於保護使用者的資訊安全。[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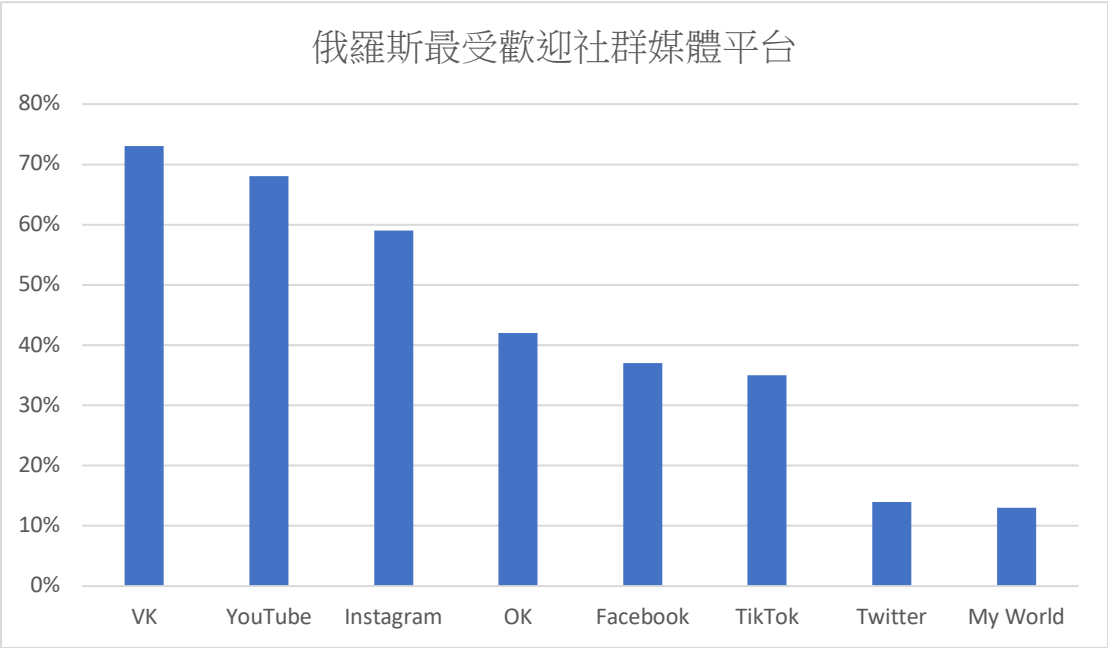
在 2022 年 2 月，俄羅斯與烏克蘭因長久的歷史矛盾和民族衝突，引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軍事衝突，進而影響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的使用。紛紛有平台暫停了對俄羅斯的服務，並切斷官方媒體在社群媒體上的頻道，並引發國際上對於此軍事行為的相關制裁。[103]在一系列的反制活動下，同時影響外國平台在

[98] Eric Nelson, “Top 8 Social Networks in Russia,” Mars Translation, 2020, https://www.marstranslation.com/blog/social-networks-in-russia (accessed February, 17, 2022).
[99] Ibid.
[100] Ibid.
[101] Leonard Klie, “Chat Apps Top Social Media for Consumers,” CRM Magazine, 2016, https://www.destinationcrm.com/Articles/CRM-Insights/Insight/Chat-Apps-Top-Social-Media-for-Consumers-110020.aspx (accessed February, 15, 2022).
[102] Telegram 官方網站, https://telegram.org/faq#q-what-is-telegram-what-do-i-do-here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2).
[103] Katharina Buchholz, “Russia's Most Popular Social Media Networks,” Statista Infographics, 202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6988/most-popular-social-media-in-russia/ (accessed March, 20,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俄羅斯是否能通行無阻。雖國內的嚴格審查及外國的暫停服務，目前使用者宣稱仍可使用這些外國平台。Statista 調查團隊在 2021 年根據 2049 位年齡分佈在 18 到 64 歲在俄羅斯的社群媒體使用者，可得知目前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仍由 VK 拔得頭籌，成為分享次數最多的平台。

圖 3-2 2021 年俄羅斯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



資料來源：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6988/most-popular-social-media-in-russia/，筆者自行繪製整理。

目前可從上得知俄羅斯主流的社群媒體為國內的平台，主要在俄語國家流行，成為獨樹一格的樣貌。可從文獻中發現，相較於歐美國家常用的 Facebook 或 Twitter 等平台，俄羅斯民眾更熱衷於 VK、OK、My World 等俄羅斯本土社群網站。近幾年因日漸嚴格的網路規範，開發商則致力研發更具隱蔽性和保障用戶安全的平台，故有越來越多的通訊軟體推出。旨在提供用戶隱私安全，同時亦有規避政府審查的功能，成為當今的趨勢。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三節 俄羅斯社群媒體使用情形與流行趨勢

從上節可以得知俄羅斯社群媒體和流行趨勢與許多人的既定印象和世界潮流大不相同。俄羅斯社群媒體在發展和人民使用習慣上自成一格，鑑於此因，本節筆者將透過文獻探討整理俄羅斯社群媒體使用情形與流行趨勢，並從中比較俄羅斯與他國使用社群媒體上的不同之處。

近幾年俄羅斯政府頒訂許多對於網路、社群媒體管制的法律。除了擴大外國代理人和不良組織的範疇，Putin 進而簽署文件要求國外的社群媒體公司、平台需提供使用者名單以便政府機關審查，種種措施皆影響了外國社群媒體在俄羅斯的發展。開發商為保障用戶和規避政府審查，紛紛推出隱蔽性更高、同時結合社群媒體的功能的通訊軟體。這些平台不只在俄羅斯境內流行，因其功能創新，使用者可對應自身需求選擇不同的社群媒體。

俄羅斯的 VK 目前根據多項數據都列為目前俄羅斯使用人數最多、每日活躍人數最多的社群媒體。根據分析網站 Similar Web 在 2022 年的統計，VK 每月瀏覽數達 13 億。俄羅斯瀏覽 VK 的人數佔總瀏覽數的 82.82%，鄰國烏克蘭佔比 4.07%，白俄羅斯和哈薩克則分別佔比 3.43%和 2.17%。常被視為俄羅斯反面勢力的美國亦有 0.7%的佔比，其他國家則約佔比 6.8%。目前在俄羅斯社群網站中排第一，全球排名 17。[104]

另一俄羅斯本土平台 OK，同一分析網站 2022 年的統計，OK 月瀏覽數為 6.188 億。俄羅斯 OK 的瀏覽數約佔總瀏覽數的 72.73%，鄰國烏克蘭佔比 5.45%，白羅斯佔比 4.41%，德國則有 3.41%，哈薩克為 2.88%，其他國家則約

[104] Similar Web 官方網站, https://www.similarweb.com/zh-tw/website/vk.com/#overview (accessed March, 22,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佔比 11.12%。在俄羅斯排名第二，全球的排名為 38。[105]從上可得知，OK 相較於 VK 使用人數相對較少。因其使用者基數不同，雖無法直接比較，但可發現在不同國家，兩者受歡迎的程度、瀏覽數比例上也稍有不同。

與 VK 同一創辦人的 Telegram，在近幾年也躍升為受歡迎的社群之一，因其具備私密對話功能並同時扮演社群媒體的角色而成為流行。目前單月瀏覽數達 1.678 億，在俄羅斯單月瀏覽數為總瀏覽數的 14.3%，在同類型的通訊軟體中排名第一。[106]目前在印度、巴西、義大利等國家流行。除了商業使用外，Telegram 成為許多注重隱私的使用者的首選，因此使用者分佈全球，成為新興的社群及通訊媒體。

目前從上述可得知俄羅斯的社群媒體平台主要都在當地和鄰近國家流行，但因各樣的商業規劃開發、拓展公司經營等因，開始有不同國家的用戶和公司行號學習使用俄羅斯的社群媒體。另外俄羅斯社群媒體開發商為了開發不同的用戶族群，亦推出俄語以外的外文介面，使用者也可以快速上手俄羅斯熱門的社群媒體。[107]例如近期 VK 為了將市場擴大至歐美國家，亦推出自行研發的翻譯工具，其他語言的使用者也可以快速上手。[108]

另 Telegram 雖因先前俄羅斯政府對社群媒體嚴加審查，導致開發研究團隊、總部出走。但其受歡迎程度仍遍及全球，尤其是在言論自由受限、民風保守的國家，其推出的軟體功能因具有高度隱蔽，更受到使用者的喜愛。[109]目前

[105] Similar Web 官方網站, https://www.similarweb.com/zh-tw/website/ok.ru/#keywords (accessed March, 22, 2022).
[106] Similar Web 官方網站, https://www.similarweb.com/zh-tw/website/telegram.org/#geography (acceses March, 22, 2022)
[107] Andrew Warner, "Vkontakte Sets Sights on English Speakers, Launches NMT," Multi Lingual, 2021, https://multilingual.com/vkontakte-english-machine-translation/ (accessed February, 21, 2022).
[108] Ibid.
[109] Jessica Jacob, "Telegram Business: The Ultimate Guide 2021," TapTalk.io, 2021, https://taptalk.io/blog/telegram-business-the-ultimate-guide-2021/ (accessed February, 22,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Telegram 針對商業用戶推出許多免費功能，使商業用戶在經營、建立客群上都更為便捷。特殊的「閱後即焚」功能，針對隱密的對話內容也令使用者更加放心使用。在近期許多抗議活動中，Telegram 則成為了最佳的傳遞訊息工具，如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和白羅斯民眾反對 Lukashenko 當選總統所發起的罷工抗議活動，Telegram 都成為了當中重要的角色，令政府不免為此擔心自身地位，紛紛採取更嚴格的法律和管制措施。甚至加入社群媒體的使用，選擇與民眾正面對抗。[110]

然而在 2022 年 2 月，因俄烏戰爭開打，有更多的社群媒體遭到俄羅斯當局禁止，隸屬於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與 Instagram 等平台以「禁止極端主義」的原因而遭到俄羅斯當局封鎖。社群媒體使用量也有所變動，讓許多用戶需要透過 VPN 等方式瀏覽外國網站，目前有多個平台不滿俄羅斯的出兵行動，紛紛響應退出俄羅斯市場，進而影響日後俄羅斯社群媒體的流行趨勢，對日後帶來難以預測的變數。[111]近期俄羅斯當局以安撫民心、禁止假新聞為由，使中國著名影音平台 TikTok 已停止上傳關於俄羅斯的內容，令使用者僅能瀏覽過去上傳的內容。[112]

俄羅斯當局面臨國內外的輿論壓力，有許多使用者在俄烏戰爭之際上傳關於近期戰爭的影片。鄰近的烏克蘭的人民透過影片對外傳遞戰況、戰後的斷垣殘壁以及人民在戰爭中的生活情形逐一對外揭露展示，進而受到其他國家使用者高度關注，包括俄羅斯政府和俄羅斯人民。俄羅斯為鞏固自身國際地位，將

[110] Shaun Walker, "'Nobody Can Block It': How the Telegram App Fuels Global Protest," The Guardian,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0/nov/07/nobody-can-block-it-how-telegram-app-fuels-global-protest (accessed February, 22, 2022).
[111] Shannon Bond and Bobby Allyn, "Russia Is Restricting Social Media. Here's What We Know," NPR, 2022, https://www.npr.org/2022/03/07/1085025672/russia-social-media-ban (accessed March, 22, 2022).
[112] Dan Milmo, "TikTok Users in Russia Can See Only Old Russian-Made Content," The Guardian, March 10,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2/mar/10/tiktok-users-in-russia-can-see-only-old-russian-made-content (accessed March, 26,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相關影音作品皆視為假消息，影片中的罹難者在俄羅斯被視為演員而非真實情形，進而影響平台在俄羅斯的運作。目前兩國使用者所上傳和製作的影音作品，因政治和國情的不同而有所落差，使用者若未多加留意，將有可能接收錯誤資訊而被混淆。[113]

俄羅斯政府目前針對有關戰爭、反戰言論者進行逮捕並判刑。俄羅斯在近期封鎖了 Meta 公司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但並未封鎖同一旗下的通訊軟體 WhatsApp 服務。目前 WhatsApp 尚未被封鎖禁止的原因為缺少公開傳播訊息的功能，但在變化多端的國際情勢下，未來發展如何仍是未知數。[114]同為通訊軟體的 Telegram 也曾在 2018 年被認定是極端主義遭到俄羅斯當局的封鎖，但因公司在被封鎖後因同意與政府攜手打擊極端主義者，隨後解除封鎖讓平台目前仍可在俄羅斯運作。

受到戰事影響，社群媒體和外國企業紛紛出走。曾聲援烏克蘭、發布反對軍事行動的公司、團體和宗教組織接二連三被俄羅斯當局封鎖。[115]使用者除了本土的社群媒體外，習慣使用外國社群媒體的使用者得透過 VPN 瀏覽已被封鎖的網站及社群媒體，讓 VPN 應用程式在戰爭期間下載數量暴增。根據網站 Top10VPN 網站在 2022 年 3 月針對俄羅斯 VPN 的監測調查，得知 VPN 服務需求增長率達到 2692%。同時俄羅斯當局相繼封鎖了 500 多個有關戰爭的網站，如英國的 BBC 新聞、德國之聲和美國之音等俄語網站。[116]

---

[113] Jacqueline Evans, “War in the Age of TikTok,”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80 (2022): pp. 17-19, https://doi.org/10.3929/ethz-b-000538061.
[114] Sarah Roach, “Why WhatsApp and Telegram Haven't Been Banned in Russia,” Protocol, 2022, https://www.protocol.com/bulletins/russia-whatsapp-telegram (accessed March, 28, 2022).
[115] Alina Selyukh, “A Russian Court Bans Facebook and Instagram as Extremist,” NPR, 2022, https://www.npr.org/2022/03/21/1087827003/facebook-instagram-russia-extremist-organization (accessed March, 26, 2022).
[116] Simon Migliano, “VPN Demand Statistics: VPN Demand Surges around the World,” Top10VPN, 2022, https://www.top10vpn.com/research/vpn-demand-statistics/ (accessed March, 26,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隨著封鎖的網站越來越多，俄羅斯政府也逐漸加強網站、虛擬網路和 VPN 的限制。俄羅斯本土為了與外國社群媒體平台抗衡，預計將在 3 月推出照片分享平台 Rossgram，只提供俄羅斯方架設廣告。[117]隨著越來越多限制和禁令，使用者雖然可透過 VPN 連線到被禁止的網站，但因使用不便和國內為了取代外國平台，進而推出新的應用程式等原因，目前使用者傾向使用國內平台，以確保使用順暢。[118]

目前在俄羅斯，使用 VPN 並未違法，但若使用未經政府許可的 VPN 服務即被認定違法。經過政府機關核可的 VPN 服務等同需要封鎖政府認定的非法網站，從保障使用者隱私和反審查的觀點而言，政府合法授權的 VPN 並未能符合使用者的需求。VPN 平台使用混淆技術、躲避審查等方法讓使用者暢行無阻。[119]2022 年 3 月，Top10VPN 網站透過測試 70 種 VPN 服務，透過 5 個評比項目及總體得分，每項評比滿分為 10 分的標準。得知目前最穩定運作的 VPN 服務有 5 個，使用者可根據測評網站選擇最符合自身需求的平台下載使用。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17] Euronews and Reuters, “Meta Ban Sees Russians' Demand for Vpns Skyrocket by 2,000%,” Euronews Next, March 15, 2022, https://www.euronews.com/next/2022/03/15/demand-for-vpns-in-russia-skyrockets-by-2-000-after-the-kremlin-bans-instagram (accessed March, 27, 2022).
[118] Aisling Ní Chúláin, “Russia Banned Facebook and Instagram. What Will Russians Use Now?” Euronews Next, 2022, https://www.euronews.com/next/2022/03/25/as-russia-bans-facebook-and-instagram-what-alternatives-will-russian-social-media-users-tu (accessed March, 27, 2022).
[119] Callum Tennent, “Best Free & Paid VPNs for Russian,” Top10VPN, 2022, https://www.top10vpn.com/best-vpn/russia/ (accessed March, 27,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表 3-1 俄羅斯最穩定運作 VPN 評比（每項評比的滿分為 10 分）

平台名稱	整體評分	是否能躲避審查	是否具混淆技術	日誌記錄策略	平均速度	鄰近的伺服器數量
Astrill VPN	9.5	9.9	9.9	9.4	8.7	9.2
Windscribe	9.4	9.6	9.6	9.5	8.9	9.2
PrivateVPN	9.3	9.4	9.0	9.9	8.9	8.8
VPNArea	9.2	9.4	9.3	9.8	8.2	8.9
Surfshark	9.1	9.0	9.2	9.6	8.6	9.1

資料來源：https://www.top10vpn.com/best-vpn/russia，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從上述及上表可得知，在網路森嚴戒備和受到監控情況下，為追求順暢使用社群媒體和網路，許多使用者願意付費下載使用 VPN 服務，並會針對使用上是否順暢，以及 VPN 平台是否能保護使用者隱私等由，選擇最適合自身的方案。

在變化多端的網路世界，社群媒體的流行趨勢帶來許多變數且難以預測。唯一可確定的是社群媒體的滲透力之高，已引起國家領導人和政要人士的警備。俄羅斯的社群媒體、通訊媒體也透過開發新功能朝向周圍國家和社會擴展，成為使用者的新選擇。日益嚴峻的戰事，造成越來越多的平台遭封鎖，政府為了鞏固國際地位，將有可能報導與事實不符的新聞，對於政府不利的言論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將被判處罰款、有期徒刑。因此有學者擔憂日後在獲取新聞前若未查明，使用者、視聽者將被混淆而接收錯誤資訊。謹惕使用者需更加留意並謹言慎行，查明資訊來源，才可在獲取新聞之際同時做出正確判斷。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以俄羅斯的社群媒體起源作為開頭，根據文獻內容，筆者認為可從網路在俄羅斯的發跡作為探討，因此最早可追溯至蘇聯時期，在二十世紀末的九零年代，網路發展尚未普及，而當時的俄羅斯更面臨前蘇聯政府的動盪和社會不穩定因素，網路發展緩慢，直至 2000 年後才開始有突破成長。一開始網路的使用主要是傳遞新聞、信件以及學術使用。約莫 2000 年前後，漸漸有越來越多使用者開始使用部落格寫網誌和發表文章，許多使用者為記者，在平台上報導、撰寫新聞。部落格的發跡，可謂社群媒體的前身。

目前在俄羅斯最受歡迎的幾個社群媒體，從中發現俄羅斯社會上流行的社群媒體多為俄羅斯本土所創立的平台。論及俄羅斯代表性的社群平台，筆者認為首先提及的幾個平台通常是 VK、OK、My World 及近幾年火紅的集通訊和社群媒體於一身的 Telegram。在爬梳文獻中，筆者發現許多研究者認為俄羅斯為抵抗被視為敵對勢力的歐美國家，逐漸發展自身一套的社群媒體模式，並多在前蘇聯國家和鄰國流行。從中不難發現，俄羅斯並未隨著世界潮流和使用習慣使用目前常見的社群媒體。筆者認為，可能與近期對社群媒體嚴加管控和政府祭出禁令有關。諸如以上原因，外國社群媒體自然而然較難在俄羅斯佔有一席之地，本土平台流行和受歡迎的程度遠遠超過外國平台。

筆者從中比較目前具代表性的俄羅斯社群媒體，分析月使用量及在除了俄羅斯外流行的國家。如 VK 的開發商近期為了擴展使用者人數，以及因應外國使用者可方便使用，已開始研發翻譯軟體，提供精準的翻譯，令使用者在瀏覽網站上更為順暢。許多商家和公司發現俄羅斯社群媒體的重要性，也紛紛加入使用，平台也致力於開發方便商家使用的功能，使用者在選擇上更為多元。此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外，Telegram 也推出更加保護使用者隱私的功能，讓使用者在通訊、閱覽訊息上更具保障，在聚集相同意見者和志同道合的盟友時更為快速，甚至有規避言論審查的功能。雖俄羅斯當局曾欲禁止、封鎖該平台，但使用者因隱密和即時銷毀訊息等功能，讓檢察機關在起訴使用者曾有對政府不利言論時成為一大難題。此平台已不只在俄羅斯流行，進而影響到亞洲、歐洲等國家，成為新興的社群平台。近期因國際局勢改變及俄烏間關係緊張，戰爭開打令許多平台遭到禁用或抵制，並在俄羅斯受到巨大的衝擊，此一現象已為社群媒體在俄羅斯的發展帶來未知數，值得日後持續關注。

綜觀以上，可發現俄羅斯社群媒體平台不只是專為俄羅斯本土的用戶所設計，而是致力於將本土平台往其他國家發展，並透過推出新功能，試圖影響、改變世界潮流。開發商和平台在增加用戶上無不絞盡腦汁，為的是提供使用者更順暢的服務，社群媒體現況因俄羅斯政府的嚴加管束顯得更具挑戰性，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嚴峻的環境並未擊倒開發商的決心，進而有平台設計了隱蔽性更高的功能，讓使用者可在更安全的使用環境下享有言論自由。開發商努力的成果，期待為俄羅斯社群媒體的發展帶來一線曙光。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四章　俄羅斯本土社群媒體—以 VK 和 Telegram 為例

在探討過俄羅斯相關法律和規範，以及目前俄羅斯社群媒體的流行趨勢後，筆者接著以 VK 和 Telegram 為個案探討俄羅斯的社群媒體。VK 為目前俄羅斯最具代表性的社群媒體之一，其所帶來的影響為當局不可忽視的新勢力，有鑑於此，VK 的發展為本章探討的重點。

在俄烏戰爭期間，政府祭出了更嚴格的社群媒體禁令，使得 VPN 和通訊軟體成為大眾聯繫、宣傳事項的重要管道。在許多社群媒體平台、網站被封鎖的同時，通訊軟體則成為新興的傳播方式。筆者認為 Telegram 所帶來的影響也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與 VK 同一創辦人的 Telegram 為許多社會運動帶來巨變，新穎功能亦同時影響了社群媒體，並帶起了全球的新潮流。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梳理俄羅斯社群媒體 VK 和 Telegram 的發展沿革；第二節探討 VK 和 Telegram 的使用情形；第三節討論 VK 和 Telegram 的使用限制；第四節小結。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節 VK 和 Telegram 的發展沿革

VK 和 Telegram 是兩個常在俄羅斯被使用的社群媒體平台，在創辦初期就廣受使用者歡迎。兩個平台為同一創辦人創立，成立初衷都為了保障用戶使用隱私，建立一個開放自由的社群空間。透過例行的更新，讓使用者有更佳的使用體驗。以下將分析 VK 和 Telegram 的發展沿革，從中得知其中的功能更新和每年的變化。

DOI:10.6814/NCCU202200490

一、VK（VKontakte）的發展沿革

VK 的俄文原文為 В Контакте 原意為保持聯繫、接觸之意。英文音譯為 VKontakte，之後大多以 VK 作為簡稱。VK 為俄羅斯最廣為人知的社群媒體之一，並為目前在俄羅斯及鄰近國家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2006 年，剛從聖彼得堡大學畢業的 Pavel Durov 先推出 VK beta 測試版，隔年 2007 年 1 月正式上線。VK 總部位於聖彼得堡，在俄羅斯團隊分布在聖彼得堡、莫斯科和索契等處；在哈薩克、土耳其及德國等國家亦有設立 VK 辦事處。[120]

VK 集音樂、共享檔案於一身，使用者可以自由上傳音樂、檔案。其使用介面與 Facebook 相似，所以 VK 經常被稱為「俄羅斯的 Facebook」。VK 在 2007 年時，使用者已達到 100 萬人，隔年 2008 年已有 1000 萬人。超越在 2006 年創立的 OK，坐穩俄羅斯最受歡迎社群媒體第一名位置。經過長時間的修正、改進，VK 在 2016 年 8 月 18 日，有了重大的更新，網站公布提高了穩定性跟速度，並調整使用介面讓使用者可快速上手。

圖 4-1 VK 發展沿革

[120] 同註 18。

DOI:10.6814/NCCU202200490

資料來源：https://vk.com/about，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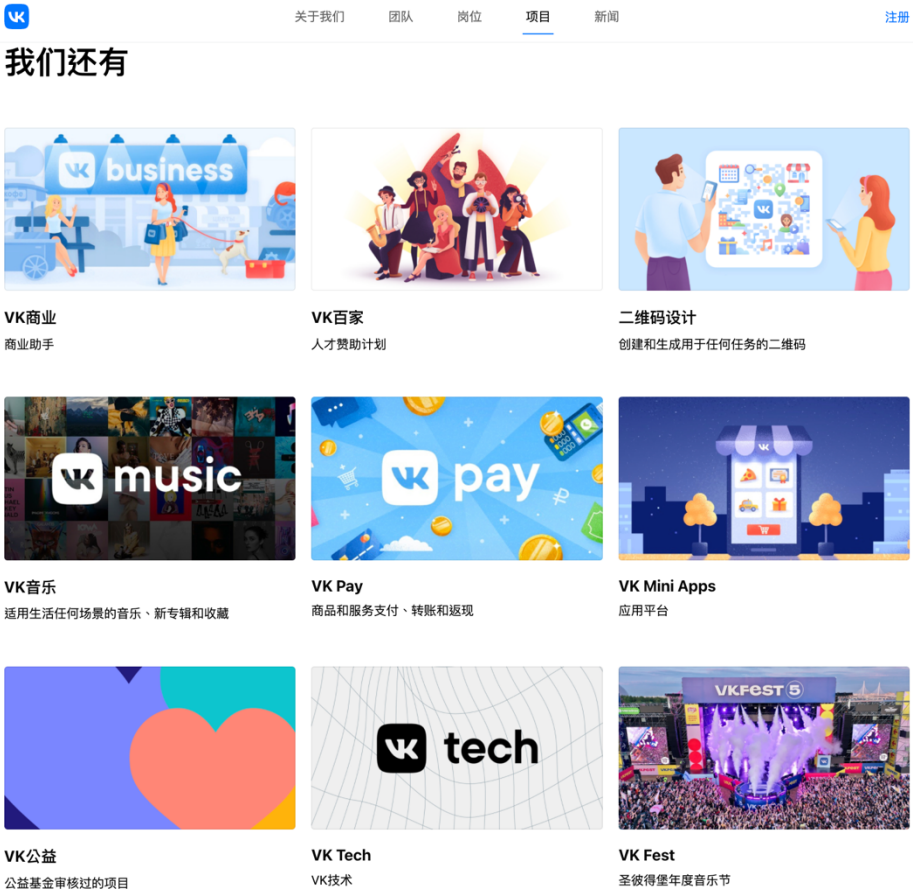
從官網資料可得知，VK 在用戶量上每年都有大幅成長，所具備的功能也越來越多。VK 與大部分的社群媒體功能大同小異，皆有發文、上傳照片、影片及創立群組等功能。使用者透過設定可以選擇將何種資料公開，提供他人透過搜尋互加好友。使用者也可以分享連結、轉發他人貼文，以發表感想、言論。根據官方網站的功能介紹，VK 還有提供商業、徵才、QR Code 設計、音樂、支付、公益贊助等功能，同時公司還有舉辦音樂祭，在俄羅斯早已佔有一席之地。近期因應世界潮流以及虛擬貨幣、區塊鏈等新興技術，VK 也計劃推出相關技術，亦是為了與 Facebook、Twitter、YouTube、Reddit 等平台相抗衡。[121]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21] Varuni Trivedi, "Russian Social Network VK to Aid NFT Trading and Monetizing," Market News & Forecasts, Charts, Broker Reviews, 2022, https://www.fxempire.com/news/article/russian-social-network-vk-to-aid-nft-trading-and-monetizing-907558 (accessed April, 4,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圖 4-2 VK 官網功能介面



圖片來源：https://vk.com/products，檢索日期：2022/04/03。

VK 成立後，面對政府和大型企業的夾擊，發展的路上並未順風順水，接踵而來的是一連串的挑戰，同時面臨了許多爭議事件。除了政府相關禁令外，因提供使用者上傳音樂、歌單等服務，曾被多家唱片公司提出侵權告訴，並要求歌曲刪除，並負損害賠償責任。[122]國際唱片業協會認為 VK 的音樂服務並未經許可授權，即將違反著作權的作品被使用者上傳到 VK 上，使得歌手及唱片業者的版權遭到侵害。[123]

[122] Natalia Gulyaeva, “Russian Social Network VKontakte To Pay Damages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Hogan Lovells, 2013, https://ehoganlovells.com/rv/ff000db7a48a2b6d66d4a225934c95299d0de46d/p=1365461 (accessed April, 5, 2022).
[123] Stuart Dredge, “Major Labels Sue Russian Social Network Vkontakte for 'Large-Scale' Music Piracy,” The Guardian,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apr/03/major-labels-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經過數年的風風雨雨，在 2014 年因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軍事衝突，使用者中有支持反對派 Navalny 等言論，隨之而來的即為俄羅斯政府的關注和禁止，進而與政府成對立關係。不堪承受各方壓力下，Pavel Durov 辭去了負責人的職務，並出售剩餘的公司股份。[124]面臨政府和媒體法律的約束，Pavel Durov 最終將資產轉移至親克林姆林宮的商業巨頭。在政府強行介入下，未能逃過被政府接管的命運。[125]

因著俄羅斯法令對各大社群媒體有越來越嚴格的限制、禁令，讓許多社群媒體在俄羅斯被封鎖、無法自由暢行使用，因而發展也受到前所未見的挑戰。在俄羅斯的平台為了追上外國平台的腳步，無不絞盡腦汁創立新功能，VK 在這樣的環境下，致力於開發支付、音樂串流和虛擬貨幣等新功能，多樣化的功能成為使用者的首選。

二、Telegram 的發展沿革

Telegram 是由 Nikolai Durov 協同 Pavel Durov 兩兄弟在 2013 年創立的社群媒體。具有聊天、視訊語音通話等功能。在 VK 面臨被親政府的商業巨頭接管和版權爭議等問題之際，已開始著手成立 Telegram。VK 與政府產生對立與矛盾後，Telegram 並未在俄羅斯設立公司，而是選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為公司，另在杜拜設立股份有限公司。[126]面臨親政府人士的介入，VK 團隊立志於成立

vkontakte-russia-music-piracy (accessed April, 5, 2022).

[124] Ingrid Lunden, “Pavel Durov Resigns as Head of Russian Social Network VK.com, Ukraine Conflict Was the Tipping Point,” TechCrunch, 2014, https://techcrunch.com/2014/04/01/founder-pavel-durov-says-hes-stepped-down-as-head-of-russias-top-social-network-vk-com/ (accessed April, 5, 2022).

[125] Amar Toor, “How Putin's Cronies Seized Control of Russia's Facebook,” The Verge, 2014, https://www.theverge.com/2014/1/31/5363990/how-putins-cronies-seized-control-over-russias-facebook-pavel-durov-vk (accessed April, 5, 2022).

[126] 同註 10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一個能保障使用者隱私、言論自由的應用程式，Telegram 的問世，提供注重隱私者的新選擇。[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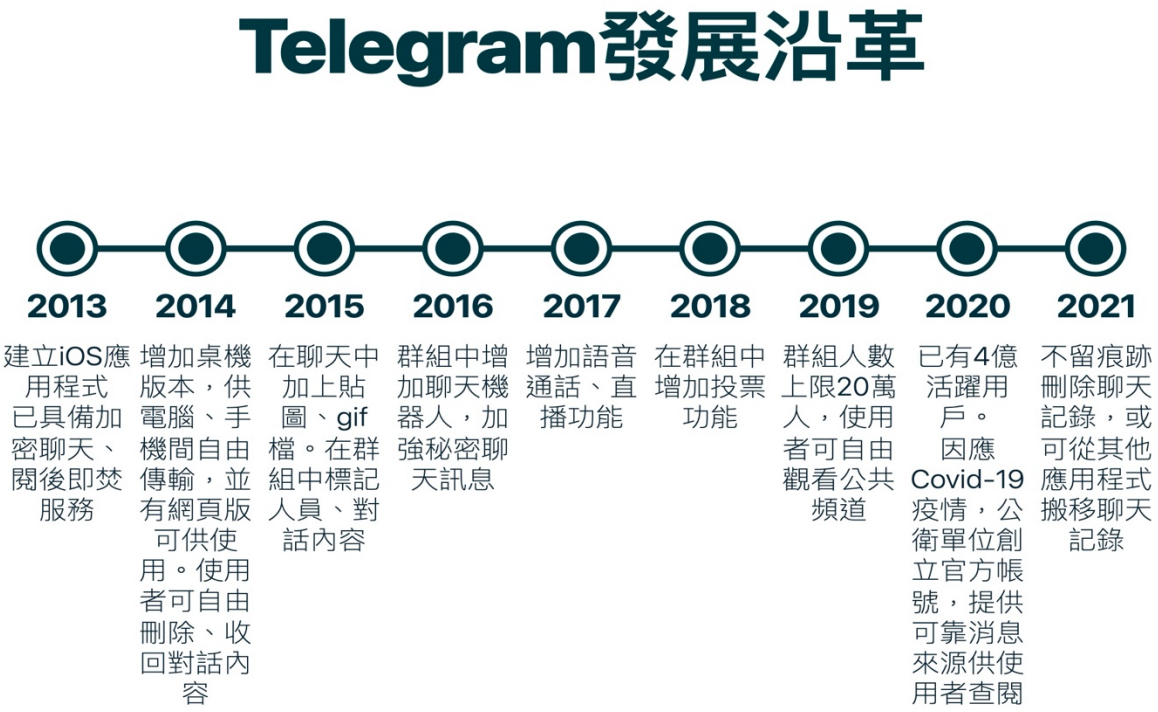
Telegram 在 2013 年，使用人數便急速增長。看準用戶因使用習慣不同，會使用不同設備登入使用的原因，2013 年 8 月 14 日推出 iOS 版本的應用程式；2013 年 10 月 20 推出 Android 試用版。為規避俄羅斯政府審查，Telegram 團隊在各地、各國租用伺服器。[128]面臨政府對於平台的管制祭出嚴格的法律，政府亦會要求平台提供用戶個資等行動，與 Telegram 平台的創立初衷大相徑庭，種種原因串連在一起，成為了 Telegram 未在俄羅斯成立公司的原因。但 Telegram 團隊為了能隨時修正應用程式上的錯誤，在程式開發上不停追求進步，因此仍有一部分的人員保留在聖彼得堡，方便用戶遇到問題時可隨時回報。

Telegram 在使用上，需與用戶電話號碼綁定，再透過簡訊認證。用戶可以在電腦、手機上切換使用。Telegram 提供個人、公司行號使用，特別是注重隱私的使用者。Telegram 亦可創立群組，大型群組可容納 20 萬名成員，因此除了供個人及小團體使用外，亦適合公共團體招攬人員加入。在 2022 年，Telegram 超越 WhatsApp 使用人數，成為最歡迎的通訊聊天應用軟體。[129]

[127] Catherine Shu, “Meet Telegram, a Secure Messaging App from the Founders of VK, Russia's Largest Social Network,” TechCrunch, 2013, https://techcrunch.com/2013/10/27/meet-telegram-a-secure-messaging-app-from-the-founders-of-vk-russias-largest-social-network/ (accessed April, 6, 2022).
[128] Ibid.
[129] 同註 10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圖 4-3 Telegram 發展沿革



資料來源：https://telegram.org/evolution?setln=en#，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透過官網可得知 Telegram 提供的功能多具備高隱密性，使用量和普遍性大幅提升。透過每年數次的更新，增加不同的新功能，讓使用者在不同設備、手機版本間可以自由切換。若使用者僅短期使用也可以透過設定刪除帳號時間長短，聊天內容可依使用者保留或銷毀，達到不留痕跡的目的。

Telegram 的問世，受到世界各地使用者的歡迎。Telegram 多次在政治、抗議活動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近期在 2022 年俄烏戰爭期間，成為俄烏兩國人民最重要的聯絡和消息來源之一。政府也透過設立官方頻道等途徑，對於表達反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對和不利政府的言論正面迎擊。[130]然而 Telegram 讓使用者可以在加密的環境下傳遞訊息，也因此有虛假訊息趁虛而入，令人真假難辨。僅有使用者在接收訊息上須仔細查核、過濾，方為避免被誤導的不二法門。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30] Mamoun Alazab and Kate Macfarlane, "Why Telegram Became the Go-to App for Ukrainians – despite Being Rife with Russian Disinformation," The Conversation, 202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telegram-became-the-go-to-app-for-ukrainians-despite-being-rife-with-russian-disinformation-179560 (accessed April, 7,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二節 VK 和 Telegram 的使用情形

在前一節得知兩個社群媒體發展沿革，透過每年的更新，兩個社群媒體每年在使用人數上都有大幅成長。兩個社群媒體能在俄羅斯佔有一席之地，凸顯其在社會和大眾間的重要性，因此本節將透過文獻探究 VK 和 Telegram 的使用情形，從中了解兩者的現況和特色。

一、VK 的使用情形

社群媒體服務增加了人們獲取資訊的機會，公民也因著社群媒體產生動員的力量，在威權政府的管制下亦然。政府也從而意識到若放任社群媒體，不針對其作出管制手段，將會對政府帶來威脅，造成國家動盪。[131]俄羅斯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為 VK，使用方式與常被相提並論的 Facebook 大同小異，成了俄羅斯國內首屈一指的選擇。

克林姆林宮透過國營企業控制媒體早已行之有年，在 2014 年 4 月之際，VK 的創辦人 Pavel Durov 因為政府介入社群媒體管制，進而交出公司股份給親政府寡頭並退出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時，此份股權再度被讓渡給知名的天然氣巨頭公司 Sogaz。[132]此現象顯示政府官員隨時可以監測、控管網路的言論和使用者的發表內容，社群媒體在各方面皆難以完全脫離政府的管制。

因網路禁令和法規日漸嚴格、國際關係緊張和嚴峻的疫情等原因，外國媒

[131] Aleksandra Urman, "News Consumption of Russian Vkontakte Users: Polarization and News Avoid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 (2019): pp. 5158-5182.
[132] Ksenia Bondal, "Kremlin, through Gazprom, Tightens Grip on Vkontakte," Caravanserai, 2021, https://central.asia-news.com/en_GB/articles/cnmi_ca/features/2021/12/10/feature-01 (accessed April, 10,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體在國內發展受限，人民在有限的選擇下轉而選擇國內的社群媒體平台成為現今趨勢。國內外許多平台因政府介入而導致營運受阻，甚至被迫退出，使用者須透過 VPN 等方式規避審查。貌似在使用上造成相當多不便和限制；然而社群媒體在俄羅斯的受歡迎程度、活躍人數卻不減反增，日漸成為使用者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社群媒體和網際網路受到國家機構監管，VK 亦然。社群媒體在俄羅斯為少數可進行公共事務討論和交換意見的平台。目前最常被討論的話題為從 2022 年開始的俄烏戰爭。[133]目前最受俄語用戶歡迎的平台為 VK，成為每月發佈消息量最多的平台。[134]想當然而，VK 成為了國家控制和監管的社群媒體，VK 的主管 Vladimir Kirienko 是 Putin 的盟友 Sergey Kirienko 的兒子，顯示社群媒體和網路皆有政府的影子；然而在全世界反戰、反俄的情緒高漲下，俄羅斯社群媒體迎面而來的是西方國家的制裁。許多政府的社群網站頁面關閉了評論功能，讓言論自由、發表內容受到限制。[135]在一連串的反制行動下，許多俄羅斯網站也相繼被禁止業務發展，如俄羅斯最著名的入口網站 Yandex 也受到波及。[136]

VK 在俄羅斯流行，公司透過不同種類的服務和業務，收入相當可觀。然而隨著全球反俄的聲浪和情緒高漲，許多俄羅斯企業在各個國家都受到抵制，高階主管也無一倖免。VK 在國外的股價也受到巨大的波動和影響，海外存託

[133] Daria Dergacheva, “War Is War: Vkontakte Users Discuss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Global Voices, 2022, https://globalvoices.org/2022/04/04/war-is-war-vkontakte-users-discuss-the-russian-invasion-of-ukraine/ (accessed April, 9, 2022).
[134] Ibid.
[135] Ibid.
[136] Natasha Lomas and Ingrid Lunden, “Russia's War Hits Yandex, the 'Google of Russia',” TechCrunch, 2022, https://techcrunch.com/2022/03/16/russia-yandex-news-vk/?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Hmb7jqRRHnbQjtIP8hgVzE6ckxx0ixHFCzfzhyIsrLHRhJ3y9be7GVWcyfT2HeiFuL7k2Wj1iygnVagrgSKIseVtDxwqx7U_HA7v8wKlY3i6QvbFYMBXRlPRUL1p6nBdPIkq15IdW9ngM9PdKffcDVxBUh2BC9b6a4qi2Qfukza (accessed April, 12,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憑證（GDR）原本股價為一股 17 美元，至 2022 年跌至每股不到 1 美元，成為歷史新低。[137]現任 VK 的執行長 Vladimir Kiriyenko 遭到制裁，並禁止 VK 集團在美國開展任何業務。[138]儘管俄羅斯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在許多地方被抵制、業務拓展受限，面對國內的法律管控與國外的反對聲浪的雙面夾擊下，並未完全阻擋使用者仍在平台上發表個人意見，對於反戰與支持烏克蘭的言論仍持續延燒。[139]

承上所述，VK 使用情形和普遍程度受到國際關係緊張和政府管制的影響，透過爬梳文獻可觀察到目前多在俄羅斯本土流行。近期俄羅斯政府以「禁止極端主義」的名義，相繼封鎖了外國平台，令俄羅斯使用者減少了許多可使用的平台和服務。國外同時也因戰爭，抵制俄羅斯相關企業，成為對立的情形。烏克蘭更因與俄羅斯在歷史及領土上矛盾的關係，在 2017 年就抵制使用 VK。[140]然而網路無遠弗屆，抵制和封鎖仍擋不住資訊交流，不論何種社群媒體，在訊息傳播和組織動員上，伴隨著各種網路技術如一日千里般快速成長，時至今日深深的影響國內外的使用者。

二、Telegram 的使用情形

Telegram 為一結合社群和通訊的跨平台應用程式，在開發之初加強加密和隱私功能，讓使用者可放心使用。同時平台也支援群組聊天，使用者也可自由

[137] Reuters, “Russia's VK Revenue Sturdy but Sanctions, Trading Freeze Cloud Outlook,” Reuters, 202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vk-results-idUKL5N2V601G (accessed April, 10, 2022).
[138] Corin Faife, “The US Has Sanctioned the Head of Russia's Largest Social Network,” The Verge, 2022, https://www.theverge.com/2022/2/26/22951307/us-sanctions-russia-vk-ceo-vladimir-kiriyenko (accessed April, 10, 2022).
[139] Danya Hajjaj, “On Russia's VK, Anti-War Messages Defy Vladimir Putin's Ukraine Censors,” Newsweek, 2022, https://www.newsweek.com/russia-vk-anti-war-messages-defy-vladimir-putin-ukraine-censors-1689518 (accessed April, 10, 2022).
[140] Vitalii Rybak,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ow Russia Still Uses VK to Influence Ukrainians,” Ukraine World, 2021, https://ukraineworld.org/articles/infowatch/vkontakte-2021 (accessed April, 12,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設定可公開哪些訊息。[141]然而在俄羅斯政府一連串的法律禁令和監管下，曾要求 Telegram 須交出後台權限給政府，以便政府管理。Telegram 為保障使用者隱私，並未配合政府要求而被處以罰款。[142]顯示 Pavel Durov 在保障使用者隱私的立場下並未有所退讓，但在公權力強行介入下，只得受罰。

在動盪的社會下，社群媒體和通訊軟體成為不可或缺的資訊傳播工具。Telegram 除了在俄羅斯發展蓬勃外；在亞洲國家和其他地區亦有許多抗議活動和組織動員皆透過 Telegram 將人群聚集、籌劃相關活動。2013 年創立至今使用人數已破億，使用者遍佈全球，成為新興的通訊軟體。在每一次的更新中都會針對錯誤做修正和新增功能，讓使用者在操作上更容易上手。

Telegram 在前蘇聯國家和中東地區，以及香港快速流行。[143]近年來有許多次的抗議行動皆透過 Telegram 組織動員，引起當局的注意。2019 年，香港擬議一條關於可將犯人引渡至中國受審的條款，進而爆發後續的抗議活動，該次事件被稱為「反送中運動」，其中最重要的溝通和傳播媒介即為 Telegram。在此之前，Telegram 並未在香港流行，該事件後，Telegram 的下載數暴增，成為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144]

鄰近俄羅斯的白羅斯，舉國上下約四分之一的民眾透過 Telegram 傳遞訊息。[145]在 2020 年，白羅斯亦有用戶透過 Telegram 動員參加抗議活動的紀錄，

---

[141] Dave Johnson, "What Is Telegram? A Quick Guide to the Fast and Secure Messaging Platform," Business Insider, 2021,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what-is-telegram (accessed April, 14, 2022).
[142] Swapna Krishna, "Telegram Fined after Refusing to Provide User Data to Russia," Engadget, 2017, https://www.engadget.com/2017-10-16-telegram-fined-by-russian-court.html (accessed April, 13, 2022).
[143] Aliaksandr Herasimenka et al., "There's More to Belarus's 'Telegram Revolution' than a Cellphone App," The Washington Post,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0/09/11/theres-more-belaruss-telegram-revolution-than-cellphone-app/ (accessed April, 13, 2022).
[144] Aleksandra Urman, Justin Chun-ting Ho, and Stefan Katz, "Analyzing Protest Mobilization on Telegram: The Case of 2019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 *PLOS ONE* 16 (2021): pp. 1-2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56675.
[145] 同註 143。

DOI:10.6814/NCCU202200490

使用者在平台上發起選舉不公的抗議活動，當局政府為壓制抗議活動選擇切斷國內的網際網路，並有多人遭到逮補、毆打或監禁。該次的抗議活動也被稱被稱為「Telegram 革命」，引起了執政掌權者對於社群媒體的警戒。

然而對於政府大力掃蕩社群媒體，人民選擇透過 VPN 等手段繞過政府審查從而獲取訊息，因此使用人數不減反增。Telegram 成為國家和領導人組織動員的工具之一，許多國家領導人也經常使用社群媒體，藉此拉近與人民的距離。在俄烏戰爭期間，烏克蘭人民透過 Telegram 獲取最新的國際情勢，成為主要獲取新聞的來源。[146]在戰爭期間，Telegram 成為烏克蘭總統 Zelensky 宣導政令、宣導避難基地的重要媒介。[147]許多烏克蘭政府組織紛紛透過 Telegram 設立官方帳號和自動回覆機器人，協助人民避難和告知目前敵軍動向，成為民間和官方重要的溝通橋樑。

在 2022 年開打的俄烏戰爭，許多平台和企業在各方壓力下，紛紛選擇與俄羅斯切割關係。目前許多社群媒體平台選擇刪除親克林姆林宮的官方頻道，歐盟對於 Telegram 亦有相關要求。Telegram 和其他社群平台一樣，被要求下架如《今日俄羅斯》（RT）等親政府官方頻道，以避免政府勢力介入其中，侵犯用戶隱私。[148]然而雖有相關禁令釋出，因 Telegram 有高度隱蔽性，仍有政府相關人士遍佈其中散佈消息，令使用者難以從中判斷消息真假。[149]

---

[146] Bobby Allyn, “Telegram Is the App of Choice in the War in Ukraine despite Experts' Privacy Concerns,” NPR, 2022, https://www.npr.org/2022/03/14/1086483703/telegram-ukraine-war-russia (accessed April, 12, 2022).
[147] Rounak Bagchi, “Explained: Why Ukrainians Turned to Telegram App as Russia Invaded,” The Indian Express, 2022,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explained/russia-ukraine-war-telegram-app-7847165/ (accessed April, 13, 2022).
[148] Mark Scott, “Telegram Bans Russian State Media after Pressure from Europe,” POLITICO, 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russia-rt-media-telegram-ukraine/ (accessed April, 13, 2022).
[149] Mamoun Alazab, “Why Telegram Became the Go-to App for Ukrainians amid War with Russia,” Mint, 2022, https://www.livemint.com/news/world/why-telegram-became-the-go-to-app-for-ukrainians-amid-war-with-russia-11648370997515.html (accessed April, 13,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Telegram 在近幾年已躍身成為最熱門的社群媒體之一，除了在俄羅斯被廣泛使用外，在政局動盪的國家成為了動員人民的重要平台。創辦人為貫徹保障使用者隱私，最後選擇與政府正面對決，甚至不願在俄羅斯創立辦公處而另尋其他國家作為辦公據點。在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軍事衝突中，成為總統發布消息的管道。然而此時此刻，威權執政者和親政府組織也在社群媒體開闢另一個新戰場，選擇與反對民眾正面對決，同時透過法律和嚴格的制裁手段壓制反對勢力。在瞬息萬變的網路世界，帶來許多變數。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三節 VK 和 Telegram 的使用限制

在上一節已探究 VK 和 Telegram 的使用情形，得知在現今社會人們高度依賴網路，及其傳播速度極快等原因，已成為政府和人們常使用和關注的平台。然而在便利和快速傳播的同時，平台仍會受限於法規和社會風氣而有所影響，因此本節就 VK 和 Telegram 的限制分為社群媒體平台規範，以及目前政府和法律規範的限制。

一、VK 的使用限制

VK 使用上受到了政府機關和法律的嚴格規範，平台也針對特定內容以及避免違反善良風俗等原因而有所限制。VK 網站的架設規範是根據《俄羅斯聯邦民法》第 437 條的基礎上所建立。[150]用戶在註冊帳號及發文前須遵照網站規範，以避免觸法。

註冊 VK 帳號，須為法律上之成年人，未成年者須經過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方可創立。其註冊資料需完整且真實。註冊即為同意網站規範，視同個資授權平台方取用。在網站上亦可創立社團和粉絲專頁，所有的訊息和討論內容都需要遵守俄羅斯相關法律條文。

VK 針對使用者每日增加好友、發文數以及發文內容都有條文規範和限制，如好友總人數上限為 10000 人，每日不可發送超過 500 個好友邀請；另每日在群組內投放廣告次數不得超過三次等規範。同時網站會阻擋過於密集發佈消息的帳號，避免帳號發佈不實消息衍生詐騙和後續問題。VK 也對於使用者

[150] VK 官方網站, https://vk.com/terms (accessed April, 16,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上傳內容和宣傳內容有所限制，如不可散播侵犯隱私、抹黑暴力等貼文。另俄羅斯在 2016 年通過《聯邦法律》（N374-FZ）、《聯邦法律》（N375-FZ），兩部法律合稱 Yarovaya Law（中文音譯為亞羅娃亞法），法律內容為針對維護國家安全而對網際網路有所規範的法律。[151]因此 VK 對於散播恐怖、極端主義的貼文嚴格禁止，並對於宣傳宗教和民族仇恨的言論皆加以限制。

平台為了維護善良風俗，除禁止極端主義、仇恨和暴力等言論外，曾因使用者上傳盜版和非授權音樂的 VK，近年來也開始注重著作權和版權問題，未經創作者同意的作品也不可上傳。近期因應潮流，VK 團隊也投身付費音樂串流的市場中，保障創作者的作品避免被仿冒、盜用。

目前除網站公告的使用規約外，俄羅斯社群媒體因著法律規範和社會風氣的影響，發文形式和內容的管束是日益嚴格，發展和其前途也是四面受敵。也因為許多外國平台相繼被封鎖，VK 內部也開發搬運程式，讓使用者將別的平台的創作內容搬運到 VK。[152]隨著政府相繼封鎖外國社群媒體，使用者在有限的選擇下，僅能紛紛轉向國內的平台。在法律規範和目前緊張的國際關係中，Putin 對於社群媒體採更加嚴格的規範。尤其是嚴格禁止戰況傳播，已針對相關的文章有所懲處，如散播戰況等貼文一律視為散播假消息，將判處有期徒刑。[153]

[151] Sergey Medvedev and Ilya Goryachev, “Yarovaya Law and New Data Storage Requirements for Online Data Distributors,” Lexology, 2018, https://www.lexology.com/commentary/tech-data-telecoms-media/russia/gorodissky-partners/yarovaya-law-and-new-data-storage-requirements-for-online-data-distributors (accessed April, 17, 2022).
[152] Rohit Ranjan, “Russian Developers Launch Tool Allowing Users to Move Content from YouTube to Vkontakte,” Republic World, 2022, https://www.republicworld.com/world-news/russia-ukraine-crisis/russian-developers-launch-tool-allowing-users-to-move-content-from-youtube-to-vkontakte-articleshow.html (accessed April, 17, 2022).
[153] Dan Milmo, “Russia Blocks Access to Facebook and Twitter,” The Guardian,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mar/04/russia-completely-blocks-access-to-facebook-and-twitter (accessed April, 17,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從上可知 VK 的使用限制，平台的規範也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對用戶有所約束。目前在俄羅斯政府機關的管轄下，使用者在平台選擇也減少許多，若需使用被禁止的社群媒體多需使用 VPN 等方式繞過政府審查。日前許多平台禁止特定字串和言論，違規者將刪除貼文或移除帳號，VK 也採取相關措施，成目前最直接的使用限制。

二、Telegram 的使用限制

從前述可知，Telegram 為避免俄羅斯政府審查，並未選擇在俄羅斯本土建立辦公處，僅有部分技術團隊留守在國內。在使用規約上，則不像 VK 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上。惟避免違反善良風俗，與大部分的社群媒體規範相同，不得張貼色情、暴力等非法內容，同時網站有權裁撤不合規定的頻道。另外每個國家對於使用社群媒體的年齡限制有所不同，Telegram 則會依據當地的法律限制使用者年齡，如歐盟國家和英國人民須年滿 16 歲才可註冊 Telegram。[154]

在前文中得知 Telegram 雖然在專制政權的國家中受到相當大程度的歡迎，且可在網路不穩定和受限制的國家運行。Telegram 在創立時也再三強調將保護用戶的隱私及資訊安全，然而使用者若未在開始使用前將相關的隱私設定完整，即有聊天訊息及隱私外洩等問題產生。倘若用戶在使用上若有任何疑問尋求協助，須透過聯繫官方 Twitter 或問答集尋找答案；然而該服務團隊是透過志願者組成，並非 Telegram 的官方客服，意即遇到技術問題和帳號問題有可能求助無門。另外使用者註冊目前僅能透過手機號碼註冊，無法透過其他方式驗證或連動，電話號碼和用戶通訊錄、他人的聯絡資訊有從帳號洩漏的疑慮，在使用上即有個資外流和洩露他人個資的可能，成為使用者的隱憂。[155]

[154] Telegram 官方網站, https://telegram.org/tos (accessed April, 17, 2022).
[155] Ben Stegner, “7 Reasons Why You Might Want to Stop Using Telegram,” MUO, 2021,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在俄羅斯營運的社群媒體需依國家法律規定，並繳交個人資料給俄羅斯的政府機關審查。受到 Yarovaya Law 的影響，政府以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名義，命令 Telegram 交出後台權限。政府同時認定恐攻事件頻起，源於 Telegram 被許多國家的恐怖份子和極端主義者使用，造成社會紛擾。[156]Telegram 並未依此要求交出權限，進而在 2018 年受到俄羅斯政府禁止和封鎖，直至兩年後方解除。[157]

雖公司已盡量避免觸犯政府法規，也致力提供隱私完善的社群媒體平台。然而 Telegram 與許多的社群媒體一樣，在俄羅斯受到許多規範及限制，同時須提防國家隨時可能修法和加強審查，2019 年政府透過《主權網路法》建立國家區網、加強網路審查的力度，讓本就不自由的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發展更加不易。如今 Telegram 與其他社群媒體一般，仍受到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管轄，目前在俄羅斯可順利運作應歸因於其透過反審查機制或 VPN 等方式繞過政府審查，並非政府放棄管理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此現象說明 Telegram 在俄羅斯要穩定營運和生存，對平台而言是一大挑戰。[158]

現今在俄羅斯許多跨平台的社群媒體，如 WhatsApp 的使用量在近幾年已被 Telegram 遠遠超越，許多民眾和使用者也越來越依賴 Telegram 提供的服務。在其他的社群媒體受到政府限制的情形下，許多民眾轉向使用 Telegram。[159]然而 Telegram 仍有許多功能待完善，使用人數雖有明顯成長，但使用者多寡和普

https://www.makeuseof.com/reasons-stop-using-telegram/ (accessed April, 18, 2022).

[156] Justin Sherman, “What's behind Russia's Decision to Ditch Its Ban on Telegram?,” Atlantic Council, 202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whats-behind-russias-decision-to-ditch-its-ban-on-telegram/ (accessed April, 19, 2022).

[157] Daria Litvinova, “Russia Lifts Ineffective Ban on Telegram Messaging App,” AP NEWS, 2020, https://apnews.com/article/1da061ce00eb531291b143ace0eed1c9 (accessed April, 18, 2022).

[158] 同註 156。

[159] Sarah Roach, “In Russia, Telegram Has Become the Messaging App of Choice,” Protocol, 2022, https://www.protocol.com/bulletins/telegram-whatsapp-meta-russia (accessed April, 17,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遍性而言仍不及如 Facebook、WhatsApp 等平台，倘若身邊的親朋好友未使用 Telegram，在資訊交流和傳播上並非暢通無阻，流通和普遍程度不如其他社群媒體，亦成為使用上的限制和不足。[160]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60] 同註 151。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以俄羅斯兩個重要的社群媒體 VK 和 Telegram 作為案例討論，兩者皆由同一創辦人所創立，在俄羅斯大受歡迎。同時平台透過每次的更新和改版建立更多新功能，為了跟上世界潮流，VK 也開發自家公司的虛擬貨幣、電子支付功能。Telegram 為一跨平台的社群媒體，同時有私訊聊天和建立頻道的功能。近期因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戰事頻繁，同時許多社群平台被封鎖和限制的情勢下，Telegram 成為現今最火紅的社群媒體，在許多國家被廣泛使用，成為傳播政令的重要工具。

論及兩個平台的使用情形，無庸置疑的，VK 從 2006 年創立至今，一直受到俄羅斯人民的歡迎。社群媒體除了供使用者與親朋好友間聯繫感情外，也成了公民意見的集散地。然而國家意識到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曾帶動多次社會運動、抗議行為將動搖政府的權威，因此對於民意的管控日益增強，為強化政府的地位，政府機關將管制觸角伸向社群媒體，媒體管轄機構要職由親政府人士擔任，在此情勢下，VK 也難逃政府的管控和制約。有了前車之鑑，Telegram 選擇不在俄羅斯創立辦公處，同時也有規避俄羅斯管轄的作用。目前 Telegram 在許多地區、國家成為集結人民、宣傳政令的重要平台，同時帶動多起社會運動和革命，其號召力之強大，令執政者不得輕忽。

社群媒體在使用上，都有其使用限制和注意須知。在俄羅斯，眾多對於社群媒體制裁的法律一一出台，平台若需在俄羅斯穩定營運，就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VK 使用規約建立在俄羅斯民法之上，若需建立帳號，須為法定成年人才可註冊。為避免使用者濫發消息和交友邀請，對發文上限和好友人數都有一定數量的限制。同時根據 Yarovaya Law，避免使用者發送極端、恐怖主義等消

DOI:10.6814/NCCU202200490

息。Telegram 雖然未直接受到俄羅斯政府管轄，但為避免違反善良風俗，發表言論仍須謹言慎行。因各國法規差異，Telegram 使用規約和限制會稍有不同，可申請 Telegram 的年齡也不同，在使用上須留意當地法規限令。另外 Telegram 在隱私設定和註冊驗證方面仍有不完善之處，待日後開發和改進。在有限的網路自由和平台選擇下，Telegram 的走紅速度不可言喻，但普遍性仍稍嫌不足，成為平台發展的一大限制。

俄羅斯政府在社群媒體發展上處處設限，VK 和 Telegram 在俄羅斯的發展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時因著政府封鎖外國社群媒體，讓人民轉而使用國內的平台。跨平台社群媒體 Telegram 問世，開發閱後即焚和設定帳號刪除功能，在威權和網路受限的國家，成為使用者的避風港。隨著科技迅速發展，社群媒體平台和其功能日益完善。政府雖極力阻擋，兩個社群媒體在這般艱困環境下，仍成為最受人民歡迎的社群媒體。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第五章　結論

本次研究是探討俄羅斯社群媒體的發展，並針對在俄羅斯目前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作為個案研究。在文獻回顧中，可得知最先在俄羅斯流行的交流平台為部落格，許多撰文者認真經營部落格，從中吸引他人點閱瀏覽。然而目前部落格的流行程度已不若以往，許多使用者已轉向使用社群媒體，成為了交友、交換意見，執政者也透過平台傳播政治意見。筆者發現，執政者 Putin 上任期間，對於網際網路相關法律內容規範的變化、管制手段、流行趨勢皆有所改變，從而使筆者欲深入探討其發展過程和變化。

在國際上有多起社會運動透過社群媒體發起，引起軒然大波，許多使用者透過平台，集結與自身意見相同者發起運動，表達對政府不滿和意見。在俄羅斯，政府注意到國際上社群媒體所帶來的巨大影響，亦擔心國內的反對派對政府有所行動，為維護自身權威和鞏固地位，對於社群媒體採取嚴格的管制手段。政府機關和親政府的新聞頻道在許多平台都建立官方頻道，從而建立政府權威和宣揚國威。透過親政府勢力管轄社群媒體，佈局眼線在各個地方，使用者若有任何批評政府的言論將祭出裁罰。諸般行動下，俄羅斯經常被其他國家指控操弄社群媒體，干擾他國事務和製造假新聞混淆視聽。在此同時，俄羅斯學習了中國的防火牆技術，建立區域網路和主權網路的概念，並封鎖外國的網站和平台，試圖阻斷人民透過國外網站獲取消息。

目前大眾傳媒、社群媒體和網際網路都歸 2008 年成立的政府機關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管轄，隨時監控網際網路上使用者的一舉一動。在 2011 年之際，因著反對選舉不公的抗議行動，敲響了政府的警鐘。也注意到了從部落格起家的反對派人士 Navalny，多次透過社群媒體揭發政府弊端，成了政府追捕

DOI:10.6814/NCCU202200490

的對象。若社群媒體上有聲援和支持的聲音也被視為異議份子，許多平台為此遭到罰款、降速、封鎖，嚴重者則退出俄羅斯。使用者所持有的帳號可能被停權，用心經營的帳號將付諸流水。

現今俄羅斯社群媒體的自由度是越來越低，政府也不斷地介入其中。與政府持反對意見的組織、社群媒體都被認定是不受歡迎的組織或外國代理人，讓其難以在俄羅斯立足。政府控制範圍不僅是社群媒體，更擴大至宗教組織、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司法部網站上更表列了數十個不受歡迎組織，目前被列入的組織至 2015 年立法以來沒有一個組織從名單上撤銷，即一但被列入其中就難以撤銷，組織活動飽受政府限制。

政府前前後後修法和簽署新法律，不停限縮社群媒體的權限。近期更藉著防治疫情和穩定國際情勢之名，行管轄社群媒體之實。最著名的法律之一為 2019 年透過簽署《主權網路法》，可任意封鎖、刪除平台或對平台罰款，使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監督局管轄權快速擴張。許多平台也因未刪除不合規範的言論而被封鎖、刪除，顯示出政府權力凌駕於民意之上，民眾在如此的處境下，無法暢所欲言和表達意見，成為社群媒體發展和生存的困境之一。

論及社群媒體的興起，可先從網際網路的發跡談論而起。網際網路最先用於學術研究上，且一開始並未被政府所重視。在 90 年代，已有數間開發商和網際網路公司開始注意到網際網路的潛力，得知之後將改變整個社會和世界，開始著手於搜尋引擎和多元功能開發。至今網際網路已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社群媒體也成為許多人必使用的工具，與大眾的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俄羅斯目前流行和廣泛被使用的社群媒體多為俄羅斯本土的平台，成為現

DOI:10.6814/NCCU202200490

今的趨勢。然而開發商注意到了目前平台上的不足，故開發了跨平台的社群媒體，結合了聊天私訊的功能，同時可創立頻道，成為人們新選擇。外國社群媒體平台被禁，民眾若需瀏覽、使用外國平台，需透過 VPN 服務繞過政府審查，此現象使 VPN 軟體下載次數在一夕之間暴增，需求量飆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近期因著俄烏戰爭開始，網際網路在俄羅斯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限制，跨平台的社群媒體可在網路不穩定和國家動盪的情形下運作，無疑成為了使用者的首選。

文中探討的兩個個案 VK 和 Telegram 皆由同一位創辦人創立，在俄羅斯也大受歡迎成為時下最熱門的社群媒體。因著俄羅斯政府對外國社群媒體平台的大力打壓，在外國平台難以在俄羅斯立足的情形下，使用者紛紛轉向使用國內尚未被禁止的平台，國內平台亦透過開發多元功能與外國社群平台抗衡。Telegram 在許多政權動蕩的國家和地區流行，成為多起社會運動的幕後功臣。執政者也不免擔心社群媒體是否會對自身地位帶來不利的影響，轉而禁止社群媒體或加入戰局，令用戶不得不提高警覺。

至今政府並未停止對社群媒體的打壓，平台在使用上仍有諸多限制，使用者還須提防是否有政府人員介入其中。目前全球反俄情緒高漲，許多俄羅斯企業和社群媒體都受到制裁，在海外發行的股票大跌，公司負責人也被禁止在外國經營、開發新業務，因此俄羅斯開發的平台僅多在俄羅斯流行，難以在外國流行和發展。

在此次研究中，得知目前俄羅斯社群媒體發展現況和趨勢，不難看出社群媒體在俄羅斯的發展並非順風順水。政府對於社群媒體的態度從樂見其成和開放的態度，轉變爲處處刁難和限制。同時透過特定的國家機關監管，成為媒體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和網路不自由的國家。其中原因可能來自於俄羅斯欲鞏固國家威權和地位，透過公權力迫使民眾屈服於政府的管治下。然民眾對自由的嚮往並不因為政府的壓制而降低，轉而透過 VPN 方式繞過政府審查，同時規避法律責任。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的發展迅速，國家的公權力並不能減緩網路對民眾的影響和吸引力，未來的發展仍待有志之士持續觀察。惟本次研究受限於筆者的語文能力及龐大的研究成本，故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僅對本文有以下建議和問題探討，供日後研究者參考：

1. 隨國際情勢變化多端，俄羅斯社群媒體的法規、條文有如何的改變和修訂？
2. 因應當下社會風氣，人民在不同社群媒體平台的使用頻率、習慣是否有所改變？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

參考資料

一、中文部分

（一）、書籍

James Griffiths 著，2020 年，《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李屹譯，台北市：游擊文化。

Robert K. Yin 著，2009，《個案研究——設計與方法》，周海濤、李永賢、張蘅譯，楊雪倫校訂，台北市：五南書局。

朱浤源主編，1999，《撰寫碩博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頁 54。

邱瑞惠，2009，《俄羅斯傳播體系：變遷與發展》，台北縣：風雲論壇。

彭懷恩，2015，《媒介政治－當代政治傳播》，新北市：風雲論壇。

（二）、期刊

李可寶，2019，〈從「今日俄羅斯」看俄羅斯媒體國際傳播策略〉，《學術交流》，305（8）：177-186。

邱瑞惠，2019，〈從立法規範探討俄羅斯社群媒體的管控〉，《傳播管理學刊》，20（1）：1-20。

張冬梅、姜典辰，2021，〈俄羅斯社交網站 VK 的自我表徵及發展機制分析〉，《歐亞人文研究》，2：32-41。

張麟徵，2018，〈顏色革命招數用老－非政府組織風光不再〉，《海峽評論》，326：17-20。

DOI:10.6814/NCCU202200490

許菁芸、郭武平，2013〈俄羅斯聯邦「競爭性威權」體制下之公民社會「管理」與民主走向〉,《政治科學論叢》，55：33-84。

湯鈞佑，2019，〈俄羅斯數位經濟產業發展初探〉,《台俄經貿》，26：24-27。

劉正山，2011，〈媒體與社群：一個政治傳播學者眼中的脈絡〉,《傳播研究與實踐》，1（2）：75-82。

黨生翠，2017，〈俄羅斯社交媒體研究：發展與管理〉,《國外社會科學》4：96-104。

（三）、專題研究計畫

潘競恆，2013，〈政府運用 Web 2.0 社群媒體行銷的新思維與策略〉電子治理研究中心研究計畫，計畫編號：RDEC-RES-101002，臺北：電子治理研究中心。

（四）、網路資料

許睿洋，「一人對抗萬年執政黨的「科技民粹主義者」納瓦尼，是否真有可能取代普丁？」，The New Lens 關鍵評論，2019 年 08 月，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3146 (檢索於 2021 年 11 月 9 日)。

陳雅文，「Case Study - 個案研究法」，國家教育研究院 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1995 年 12 月，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1584/ (檢索於 2020 年 1 月 9 日)。

二、英文部分

DOI:10.6814/NCCU202200490

（一）、書籍

Helmus, Todd C., Elizabeth Bodine-Baron, Andrew Radin, Madeline Magnuson, Joshua Mendelsohn, William Marcellino, Andriy Bega, and Zev Winkelman. *Russian Social Media Influence: Understanding Russian Propaganda in Eastern Europ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8.

Meadow, Robert G. *Politics as Communication.*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Pub. Corp., 1986.

Smith, Craig Allen., and Kathy B. Smith. *The White House Speaks: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s Persuasion.*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1994

（二）、期刊

Asmolov, Gregory, and Polina Kolozaridi. “Run Runet Runawa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Internet as a Cultural-Historical Object.”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Digital Russia Studies*, 2020, 277–96.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42855-6_16.

Boyd, Danah M., and Nicole B. Ellison. “Social Network Sites: Definition, History, an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 no. 1 (2007): 210–30.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2007.00393.x.

Evans, Jacqueline. “War in the Age of TikTok.”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80 (2022): 17–19.

DOI:10.6814/NCCU202200490

Galushkin, Alexander. "Internet in Modern Russia: History of Development, Place and Role." *Asian Social Science* 11, no. 18 (2015): 305–10. https://doi.org/10.5539/ass.v11n18p305.

Kaplan, Andreas M., and Michael Haenlein. "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 *Business Horizons* 53, no. 1 (2010): 59–68. https://doi.org/10.1016/j.bushor.2009.09.003.

Kolbitsch, Josef, and Hermann Maur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b: How Emerging Communities Shape the Information We Consume." *Universal Computer Science* 12, no. 2 (2006): 187–213.

Koltsova, Olessia, Alexander Porshnev, and Yadviga Sinyavskaya. "Social Media-Based Research of Interpersonal and Group Communication in Russia."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Digital Russia Studies*, 2020, 335–52.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42855-6_19.

Litvinenko, Anna. "Social Media in Russia: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58 (2020): 12-16. https://doi.org/10.3929/ethz-b-000450633.

Orttung, Robert W., and Elizabeth Nelson. "Russia Today's Strategy and Effectiveness on YouTube." *Post-Soviet Affairs* 35, no. 2 (2018): 77–92. https://doi.org/10.1080/1060586x.2018.1531650.

Pleine, Heiko. "Media Control as Source of Political Power: Differentiating Reach and Impact."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58 (2020): 2–5.

Tucker, Joshua A., Yannis Theocharis, Margaret E. Roberts, and Pablo Barberá. "From Liberation to Turmoil: Social Media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28, no. 4 (2017): 46–59. https://doi.org/10.1353/jod.2017.0064

Urman, Aleksandra, Justin Chun-ting Ho, and Stefan Katz. "Analyzing Protest Mobilization on Telegram: The Case of 2019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DOI:10.6814/NCCU202200490

Hong Kong." *PLOS ONE* 16, no. 10 (2021): 1–2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56675.

Urman, Aleksandra. "News Consumption of Russian Vkontakte Users: Polarization and News Avoid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 (2019): 5158–82.

（三）、網路資料

Alazab, Mamoun, and Kate Macfarlane. "Why Telegram Became the Go-to App for Ukrainians – despite Being Rife with Russian Disinformation." The Conversation, 202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telegram-became-the-go-to-app-for-ukrainians-despite-being-rife-with-russian-disinformation-179560 (accessed April, 7, 2022).

Alazab, Mamoun. "Why Telegram Became the Go-to App for Ukrainians amid War with Russia." Mint, 2022. https://www.livemint.com/news/world/why-telegram-became-the-go-to-app-for-ukrainians-amid-war-with-russia-11648370997515.html (accessed April, 13, 2022).

Allyn, Bobby. "Telegram Is the App of Choice in the War in Ukraine despite Experts' Privacy Concerns." NPR, 2022. https://www.npr.org/2022/03/14/1086483703/telegram-ukraine-war-russia (accessed April, 12, 2022).

Anichkin, Alexander, and Vitaly Koloskov. "He Sovereign Runet Law." Talking Tech, 2019. https://talkingtech.cliffordchance.com/en/industries/e-commerce/the-sovereign-runet-law.html (accessed September, 9, 2021).

Asmolov, Gregory, Adam Glenn, and Adriana Lamirande. "Russian Social Media

DOI:10.6814/NCCU202200490

Logic: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 2021. https://knightcolumbia.org/blog/russian-social-media-logic-between-the-east-and-the-west (accessed March, 3, 2022).

Bagchi, Rounak. "Explained: Why Ukrainians Turned to Telegram App as Russia Invaded." The Indian Express, 2022.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explained/russia-ukraine-war-telegram-app-7847165/ (accessed April, 13, 2022).

Bond, Shannon, and Bobby Allyn. "Russia Is Restricting Social Media. Here's What We Know." NPR, 2022. https://www.npr.org/2022/03/07/1085025672/russia-social-media-ban (accessed March, 3, 2022).

Bondal, Ksenia. "Kremlin, through Gazprom, Tightens Grip on Vkontakte." Caravanserai, 2021. https://central.asia-news.com/en_GB/articles/cnmi_ca/features/2021/12/10/feature-01 (accessed April, 10, 2022).

Botvinkin, Anna. "Russia Introduces New Grounds for Blocking Websites and Social Networks." Gowling WLG, 2021. https://gowlingwlg.com/en/insights-resources/articles/2021/russia-blocking-websites-and-social-networks/ (accessed October, 23, 2021).

Bradshaw, Samantha, and Philip N. Howard. "Use of Social Media to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Now a Global Problem, Says New Report."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Use of social media to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now a global problem says new report Comments, 2019. https://www.oii.ox.ac.uk/news/releases/use-of-social-media-to-manipulate-public-opinion-now-a-global-problem-says-new-report/ (accessed January, 8, 2020).

DOI:10.6814/NCCU202200490

Buchholz, Katharina. “Russia's Most Popular Social Media Networks.” Statista Infographics, 202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6988/most-popular-social-media-in-russia/ (accessed March, 20, 2022).

Chúláin, Aisling Ní. “Russia Banned Facebook and Instagram. What Will Russians Use Now?” Euronews Next, 2022. https://www.euronews.com/next/2022/03/25/as-russia-bans-facebook-and-instagram-what-alternatives-will-russian-social-media-users-tu (accessed March, 27, 2022).

Coalson, Robert. “Explainer: Russia Takes a Big Step toward the 'Internyet'.” Radio Free Europe, 2019. https://www.rferl.org/a/explainer-russia-sovereign-internet-law-censorship-runet/30248442.html (accessed October, 31, 2021).

Coynash, Halya. “Russia Imposes Prison Sentences for Donating to 'Undesirable Ngos' and Adds Bard College to Its Blacklist.” Kharkiv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Group, 2021. https://khpg.org/en/1608809245 (accessed December, 26, 2021).

Dergacheva, Daria. “War Is War: Vkontakte Users Discuss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Global Voices, 2022. https://globalvoices.org/2022/04/04/war-is-war-vkontakte-users-discuss-the-russian-invasion-of-ukraine/ (accessed April, 9, 2022).

Devlin, Thomas Moore. “What Are the Most-Used Languages on the Internet?” Babbel Magazine, 2019. https://www.babbel.com/en/magazine/internet-language (accessed March, 13, 2022).

Domańska, Maria. “Gagging Runet, Silencing Society. 'Sovereign' Internet in the Kremlin's Political Strategy.” OSW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2019.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19-12-04/gagging-

DOI:10.6814/NCCU202200490

runet-silencing-society-sovereign-internet-kremlins (accessed October, 31, 2021).

Dredge, Stuart. “Major Labels Sue Russian Social Network Vkontakte for 'Large-Scale' Music Piracy.” The Guardian,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apr/03/major-labels-vkontakte-russia-music-piracy (accessed April, 5, 2022).

Euronews, and Reuters. “Meta Ban Sees Russians' Demand for Vpns Skyrocket by 2,000%.” Euronews Next, 2022. https://www.euronews.com/next/2022/03/15/demand-for-vpns-in-russia-skyrockets-by-2-000-after-the-kremlin-bans-instagram (accessed March, 27, 2022).

Faife, Corin. “The US Has Sanctioned the Head of Russia's Largest Social Network.” The Verge, 2022. https://www.theverge.com/2022/2/26/22951307/us-sanctions-russia-vk-ceo-vladimir-kiriyenko (accessed April, 10, 2022).

Gulyaeva, Natalia. “Russian Social Network VKontakte To Pay Damages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Hogan Lovells, 2013. https://ehoganlovells.com/rv/ff000db7a48a2b6d66d4a225934c95299d0de46d/p=1365461 (accessed April, 5, 2022).

Hajjaj, Danya. “On Russia's VK, Anti-War Messages Defy Vladimir Putin's Ukraine Censors.” Newsweek, 2022. https://www.newsweek.com/russia-vk-anti-war-messages-defy-vladimir-putin-ukraine-censors-1689518 (accessed April, 10, 2022).

Herasimenka, Aliaksandr, Tetyana Lokot, Olga Onuch, and Mariëlle Wijermars . “There's More to Belarus's 'Telegram Revolution' than a Cellphone App.” The Washington Post, 2020.

DOI:10.6814/NCCU20220049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0/09/11/theres-more-belaruss-telegram-revolution-than-cellphone-app/ (accessed April, 13, 2022).

Human Rights Watch. “Russia: Social Media Pressured to Censor Post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https://www.hrw.org/news/2021/02/05/russia-social-media-pressured-censor-posts (accessed October, 28, 2021).

Jacob, Jessica. “Telegram Business: The Ultimate Guide 2021.” TapTalk.io, 2021. https://taptalk.io/blog/telegram-business-the-ultimate-guide-2021/ (accessed February, 22, 2022).

Johnson, Dave. “What Is Telegram? A Quick Guide to the Fast and Secure Messaging Platform.” Business Insider, 2021.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what-is-telegram (accessed April, 14, 2022).

Kenton, Will. “What Is a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 Investopedia, 2019.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s/social-networking-service-sns.asp (accessed January, 8, 2020).

Khvostunova, Olga. “A Brief History of the Russian Media.” The Interpreter, 2013. https://www.interpretermag.com/a-brief-history-of-the-russian-media/#sdfootnote1sym (accessed January, 12, 2022).

Kim, Lucian. “Russia Slows Twitter in Blunt Warning to U.s.-Base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NPR, 2021. https://www.npr.org/2021/03/10/975648007/russia-slows-twitter-in-blunt-warning-to-u-s-based-social-media-platforms (accessed January, 12, 2022).

Kim, Lucian. “Russia's 'Foreign Agent' Law Targets Journalists, Activists, Even Ordinary Citizens.” NPR, 2021. https://www.npr.org/2021/07/31/1021804569/russias-foreign-agent-law-targets-journalists-activists-even-ordinary-citizen (accessed November, 19,

DOI:10.6814/NCCU202200490

2021).

Klie, Leonard. “Chat Apps Top Social Media for Consumers.” CRM Magazine, 2016. https://www.destinationcrm.com/Articles/CRM-Insights/Insight/Chat-Apps-Top-Social-Media-for-Consumers-110020.aspx (accessed February, 15, 2022).

Levada Center. “Twitter Blocking.” Yuri-Levada Analytical Center, 2021. https://www.levada.ru/en/2021/04/23/twitter-blocking/ (accessed October, 3, 2021).

Lewis, James Andrew.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alysis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ference-note-russian-communications-survei%CB%8Allance (accessed October, 20, 2021).

Litvinova, Daria. “Russia Lifts Ineffective Ban on Telegram Messaging App.” AP NEWS, 2020. https://apnews.com/article/1da061ce00eb531291b143ace0eed1c9 (accessed April, 18, 2022).

Lomas, Natasha, and Ingrid Lunden. “Russia's War Hits Yandex, the 'Google of Russia'.” TechCrunch, 2022. https://techcrunch.com/2022/03/16/russia-yandex-news-vk/?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Hmb7jqRRHnbQjtIP8hgVzE6ckxx0ixHFCzfzhyIsrLHRhJ3y9be7GVWcyfT2HeiFuL7k2Wj1iygnVagrgSKIseVtDxwqx7U_HA7v8wKlY3i6QvbFYMBXRlPRUL1p6nBdPIkq15IdW9ngM9PdKffcDVxBUh2BC9b6a4qi2Qfukza (accessed April, 12, 2022).

Lunden, Ingrid. “Pavel Durov Resigns as Head of Russian Social Network VK.com, Ukraine Conflict Was the Tipping Point.” TechCrunch, 2014.

DOI:10.6814/NCCU202200490

https://techcrunch.com/2014/04/01/founder-pavel-durov-says-hes-stepped-down-as-head-of-russias-top-social-network-vk-com/ (accessed April, 5, 2022).

Machleder, Josh, and Gregory Asmolov. "Social Change and the Russian Network Society20." Internews, 2011. https://internews.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Internews_Research_RussiaNetworkSociety1.pdf. (accessed April, 7,2020).

McCarthy, Tom. "How Russia Used Social Media to Divide Americans." The Guardian,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oct/14/russia-us-politics-social-media-facebook (accessed May, 5, 2020).

Medvedev, Sergey, and Ilya Goryachev. "Yarovaya Law and New Data Storage Requirements for Online Data Distributors." Lexology, 2018. https://www.lexology.com/commentary/tech-data-telecoms-media/russia/gorodissky-partners/yarovaya-law-and-new-data-storage-requirements-for-online-data-distributors (accessed April, 17, 2022).

Migliano, Simon. "VPN Demand Statistics: VPN Demand Surges around the World." Top10VPN, 2022. https://www.top10vpn.com/research/vpn-demand-statistics/ (accessed March, 26, 2022).

Milmo, Dan. "Russia Blocks Access to Facebook and Twitter." The Guardian,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mar/04/russia-completely-blocks-access-to-facebook-and-twitter (accessed April, 17, 2022).

Milmo, Dan. "TikTok Users in Russia Can See Only Old Russian-Made Content." The Guardian,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2/mar/10/tiktok-users-in-russia-can-see-only-old-russian-made-content (accessed March, 26,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Nelson, Eric. “Top 8 Social Networks in Russia.” Mars Translation, 2020. https://www.marstranslation.com/blog/social-networks-in-russia (accessed February, 17, 2022).

Newman, Nic. “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18.”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2018.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our-research/journalism-media-and-technology-trends-and-predictions-2018 (accessed March, 12, 2021).

Poole, Oliver. “Sliding Downhill after Sochi.”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Watch, 2014. https://giswatch.org/en/country-report/communications-surveillance/russia#_ftn30 (accessed October, 23, 2021).

Prins, Nico. “An Analysis of the Russian Social Media Landscape in 2019.” linkfluence, 2019. https://www.linkfluence.com/blog/russian-social-media-landscape (accessed January, 8, 2020).

Ranjan, Rohit. “Russian Developers Launch Tool Allowing Users to Move Content from YouTube to Vkontakte.” Republic World, 2022. https://www.republicworld.com/world-news/russia-ukraine-crisis/russian-developers-launch-tool-allowing-users-to-move-content-from-youtube-to-vkontakte-articleshow.html (accessed April, 17, 2022).

Reuters. “Putin Signs Law Forcing Foreign Social Media Giants to Open Russian Offices.” Reuters, 2021.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putin-signs-law-forcing-foreign-it-firms-open-offices-russia-2021-07-01/ (accessed November, 20, 2021).

Reuters. “Russia's Mail.ru Group Rebrands as VK, Says CEO.” Reuters, 2021. https://cn.reuters.com/article/russia-mailru-group-rebrand-idINFWN2R71LK (accessed March, 11,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Reuters. “Russia's VK Revenue Sturdy but Sanctions, Trading Freeze Cloud Outlook.” Reuters, 202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vk-results-idUKL5N2V601G (accessed April, 10, 2022).

Roach, Sarah. “In Russia, Telegram Has Become the Messaging App of Choice.” Protocol, 2022. https://www.protocol.com/bulletins/telegram-whatsapp-meta-russia (accessed April, 17, 2022).

Roach, Sarah. “Why Whatsapp and Telegram Haven't Been Banned in Russia.” Protocol, 2022. https://www.protocol.com/bulletins/russia-whatsapp-telegram (accessed March, 28, 2022).

Roth, Emma. “The Top 9 Russian Social Networks.” MUO, 2020. https://www.makeuseof.com/tag/top-8-russian-social-networks-makes-great/ (accessed February, 12, 2022).

Rybak, Vitalii.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ow Russia Still Uses VK to Influence Ukrainians.” Ukraine World, 2021. https://ukraineworld.org/articles/infowatch/vkontakte-2021 (accessed April, 12, 2022).

Rzhevkina, Anna, and Alexander Marrow. “Russia's Mail.ru Rebrands as VK, Eyeing Boost for Online Services.” Nasdaq, 2021. https://www.nasdaq.com/articles/russias-mail.ru-rebrands-as-vk-eyeing-boost-for-online-services-2021-10-12 (accessed March, 11, 2022).

Schauer, Pete. “5 Biggest Differences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ing.” Social Media Today, 2015. https://www.socialmediatoday.com/social-business/peteschauer/2015-06-28/5-biggest-differences-between-social-media-and-social. (accessed May 21, 2022)

Scott, Mark. “Telegram Bans Russian State Media after Pressure from Europe.”

DOI:10.6814/NCCU202200490

POLITICO, 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russia-rt-media-telegram-ukraine/ (accessed April, 13, 2022).

Selyukh, Alina. “A Russian Court Bans Facebook and Instagram as Extremist.” NPR, 2022. https://www.npr.org/2022/03/21/1087827003/facebook-instagram-russia-extremist-organization (accessed March, 26, 2022).

Sherman, Justin. “Reassessing Runet: Russian Internet Isol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Russian Cyber Behavior.” Atlantic Council, 2021.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reassessing-runet-russian-internet-isolation-and-implications-for-russian-cyber-behavior/ (accessed October, 19, 2021).

Sherman, Justin. “What's behind Russia's Decision to Ditch Its Ban on Telegram?” Atlantic Council, 202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whats-behind-russias-decision-to-ditch-its-ban-on-telegram/ (accessed April, 19, 2022).

Shu, Catherine. “Meet Telegram, a Secure Messaging App from the Founders of VK, Russia's Largest Social Network.” TechCrunch, 2013. https://techcrunch.com/2013/10/27/meet-telegram-a-secure-messaging-app-from-the-founders-of-vk-russias-largest-social-network/ (accessed April, 6, 2022).

Stadnik, Ilona. “A Closer Look at the ‘Sovereign Runet’ Law.” Internet Governance Project, 2019. https://www.internetgovernance.org/2019/05/16/a-closer-look-at-the-sovereign-runet-law/ (accessed October, 20, 2021).

Stegner, Ben. “7 Reasons Why You Might Want to Stop Using Telegram.” MUO, 2021. https://www.makeuseof.com/reasons-stop-using-telegram/ (accessed April, 18,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Stognei, Anastasia. “Yandex Launches Its New Social Media Network and Is Immediately Accused of Censorship.” The Bell, 2019. https://thebell.io/en/yandex-launches-its-new-social-media-network-and-is-immediately-accused-of-censorship/ (accessed March, 13, 2022).

Tennent, Callum. “Best Free & Paid Vpns for Russia: Beat the Russian VPN Ban.” Top10VPN, 2022. https://www.top10vpn.com/best-vpn/russia/ (accessed March, 27, 2022).

Toor, Amar. “How Putin's Cronies Seized Control of Russia's Facebook.” The Verge, 2014. https://www.theverge.com/2014/1/31/5363990/how-putins-cronies-seized-control-over-russias-facebook-pavel-durov-vk (accessed April, 5, 2022).

Trivedi, Varuni. “Russian Social Network VK to Aid NFT Trading and Monetizing.” Market News & Forecasts, Charts, Broker Reviews, 2022. https://www.fxempire.com/news/article/russian-social-network-vk-to-aid-nft-trading-and-monetizing-907558 (accessed April, 4, 2022).

Walker, Shaun. “'Nobody Can Block It': How the Telegram App Fuels Global Protest.” The Guardian,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0/nov/07/nobody-can-block-it-how-telegram-app-fuels-global-protest (accessed February, 22, 2022).

Warner, Andrew. “Vkontakte Sets Sights on English Speakers, Launches NMT.” Multi Lingual, 2021. https://multilingual.com/vkontakte-english-machine-translation/ (accessed February, 21, 2022).

三、官方資料

DOI:10.6814/NCCU202200490

Federal Service for Supervision in the Sphere of Telecom,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ROSKOMNADZOR)官方網站, https://www.rkn.gov.ru/eng/ (accessed October, 3, 2021).

Freedom House 官方網站,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y/russia/freedom-net/2020 (accessed August, 27, 2021).

Human Rights Watch 官方網站,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16/country-chapters/russia#b7230 (accessed December, 17, 2021).

Ministry of Justice of Russian Federation 官方網站, https://minjust.gov.ru/ru/documents/7756/ (accessed December, 25, 2021).

Ministry of Justice of Russian Federation 官方網站, https://minjust.gov.ru/ru/documents/7755/ (accessed December, 27, 2021).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官方網站, https://www.rferl.org/a/russian-lawmakers-bill-undesirable-organizations/31298911.html (accessed December, 17, 2021).

Relcom 官方網站, https://relcom.net/index.php?rp=%2Fknowledgebase%2F15%2F-.html&language=english (accessed March, 1, 2022).

Similar Web 官方網站, https://www.similarweb.com/zh-tw/website/ok.ru/#keywords (accessed March, 22, 2022).

Similar Web 官方網站, https://www.similarweb.com/zh-tw/website/telegram.org/#geography (acceses March, 22, 2022).

Similar Web 官方網站, https://www.similarweb.com/zh-tw/website/vk.com/#overview (accessed March, 22, 2022).

TAdviser 官方網站, https://tadviser.com/index.php/Product:Yandex_Aura (accessed March, 13, 2022).

DOI:10.6814/NCCU202200490

Telegram 官方網站, https://telegram.org/faq#q-what-is-telegram-what-do-i-do-here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2).

Telegram 官方網站, https://telegram.org/tos (accessed April, 17, 2022).

VK 官方網站, https://vk.com/about (accessed January, 8, 2020).

VK 官方網站, https://vk.com/terms (accessed April, 16, 2022).

Wayback Machine - Internet Archive 官方網站,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407104135/http://corp.mail.ru/en/about/history/ (accessed January, 24, 2022).

Yandex 官方網站, https://yandex.com/company/history/1990 (accessed March, 12, 2022).

Yuri Levada Center 官方網站, https://www.levada.ru/en/ (accessed October, 1, 2021).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490